

戈·尼·库兹明卡

探索《隐藏的仙人》

——根据蒲松龄短篇小说《爱笑的婴宁》材料进行的科学探踪

目录

序言	3
第 1 步 与爱笑的婴宁相识。小说中的主人公们是如何相识的？	11
第 2 步 婴宁命运之谜。为什么婴宁离开平凡的尘世而出现在一个小山村？	18
第 3 步 婴宁和氏族特权阶层。传奇少女的真实社会地位是怎样的？	22
第 4 步 神圣的，近乎神秘的。为什么婴宁居住的小山村如此神奇？	27
第 5 步 象征性的世界中心。小山村描写的背后隐藏着什么？	31
第 6 步 魔法导师。爱笑的婴宁家的老太太是什么人？	35
第 7 步 从日落到黎明。妖邪怪异村子里在传授什么？	41
第 8 步 魔法学校的学生。爱笑的婴宁本人做没做过魔法师？	45
第 9 步 寻找未婚夫。为什么爱笑的婴宁正好出现在王生居住的村子？ ...	51
第 10 步 未婚妻的成人典礼。为什么在王生爱上她之后，婴宁不能马上和他 在一起？	54
第 11 步 考验未婚夫。为什么王生离家寻找爱笑的婴宁？	57
第 12 步 掌权的一对夫妻。为什么组建家庭的俩口子——爱笑的婴宁和王生 是亲戚？	61
第 13 步 有魔力的孩子。婴宁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65
结束语	Ошибка! Закладка не определена.
原文《婴宁》	73

序言

本文以“隐藏的仙人”作为题目。这个词组直接取自于十七世纪中国著名作家蒲松龄的短篇志怪小说《爱笑的婴宁》。蒲松龄用上述词组半信半疑地描述自己的女主人公——她叫婴宁。这是一位乐观开朗的农村姑娘，成了作品男主人公的贤妻。作者对她抱有明显的好感，还用这个词组半信半疑地描述自己的女主人公——婴宁。这是一位乐观开朗的农村姑娘，后来成了男主人公的贤妻。作者对她抱有明显的好感。当作者寻找到一个能清楚反映这个人物本质属性的判断时，他突然写道——“难道我们的婴宁不是隐藏于笑声中的仙人吗？”

这个结论是蒲松龄在小说的尾部，即所谓“跋文”中做出的。应该指出，蒲松龄在自己的短篇小说中常常采用这种“跋文”的方法。很明显，作家采用这种方法，是为了在自己的志怪小说中强调一下主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这些小说有多么离奇，都不是作家自己杜撰出来的。它们是作家对丰富的民间文化遗产进行加工的结果，这些文化遗产植根于古老的神话层面。蒲松龄——是民间叙事文学“优秀的修辞大师”。苏联第一本《文学百科全书》（1929 - 1931 年 [23]）正是这样评价这位中国作家的。蒲松龄的创作可以形象地说明古代神话题材的生命力。现代中国学者正是这样看待他的，比如在《中国神话史》这部巨著中就是如此。

有这样一种作家类型，他们创作的繁荣适逢新时代的开始。一方面，他们热爱民间创作、并使这种爱在作品中再现。另一方面，这些人不惧怕将自

己对情节线索和人物行为的理解加入到再现的文本中。而在作品的尾部做出简短而有劝谕性的总结，风格大致像亚·谢·普希金所说的：“民间故事本身是不真实的，但是其中有某种暗示！ / 给善良的好人以训诫”。在这种类型的作家中我们可以数得出的，比如，意大利作家让·斯特拉巴洛拉，法国作家夏·佩罗和让·马·列普林思得博蒙，俄罗斯作家亚·谢·普希金和尼·瓦·果戈里，以及其他一些各国著名的作家。中国作家蒲松龄也可以列入这个荣耀的群体。他的所谓短篇小说，由于娴熟技巧的运用，在本国与外国均得到了高度的评价。

我们把蒲松龄的这些离奇小说称作短篇小说，努力地恪守这个情节冲突激烈的文学体裁定义的惯例。这种体裁可以理解为作者对与民间故事密切相关的，旧有的、甚至古代，古老材料的再加工。在中国，这种按照古典文学规范对民间故事的再加工早已有之，大概从三世纪就开始了。它得到一个特殊的定义——“讲述奇异故事的小说”（《志怪小说》）。这种关于难以置信事件的叙述，篇幅不大——到几章为止，长久以来为知识分子收集并不断使之完善。通常来说，这是一些讲述人与把自己赠送给“另一个”世界的生灵相遇的故事，这些生灵包括：魔法师、圣者、魔鬼或者妖精。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这些作品的文学质量和它们的构造形式不断完善。蒲松龄的创作，以其固有的幻想元素，成为中国短篇小说作品的典范。蒲松龄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极高的艺术审美能力，他把民间作品的要素注入到自己几千部作品中：诗歌、小说和其他体裁中。他的几百部短篇小说成为其着手创立的巨大文学宝库的重要基石。这些小说收录到小说集《聊斋志异》（书房聊斋里记录的怪事）中。这个玄幻的、同时又充满内部和谐的世界，逐渐使作家驰名天下。

具有概括性的书生形象成为志怪小说集《聊斋志异》中的一个重要描写对象。其中不一定是年轻人。在某些小说中，过了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书生仍然是书生。这就是所谓的“童生”，那些没有考中的书生，也就是——

在现实生活中不切实际、总是失败的幻想家。具有概括性的少女仙女形象是小说集的另一个重要描写对象。她又年轻又美丽，非常有智慧。由此她可以理解失意的书生，她行为不同寻常，如果需要的话，她会给予别人有效而慷慨的帮助。

有些研究者在蒲松龄关于“阳阴”相恋的创作中，发现了明显自传性的影子。二十世纪上半叶苏维埃杰出的东方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瓦·米·阿列克谢耶夫就是持这样的看法。这位院士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这位中国作家的作品，并成为苏联时代蒲松龄作品最优秀的翻译者之一。瓦·米·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蒲松龄本人治学一生，但最终未能求得功名。在院士看来，这位中国作家“深刻而强烈地感受到了自己作为童生的可怜境况，这种境况令其生活不愉快。因此，在其受伤的心灵深处，渴望得到一个可以得到的幻想物，让仙女来照顾（他虚构的）书生”¹。

我们可以同意这种观点。但是这个观点对于理解蒲松龄多方面的创作来说是不够的。我们认为，为了更为深入地理解其思想，不应该仅仅求助于心理学和社会学，也应该求助于哲学。蒲松龄不是为了调节平淡乏味的生活，而充当古代日常故事的摹写者。他是一位极为敏锐的宗教思想者。他深信，在物质现实之外，存在着另一个形而上学的现实。也许，出于对世界奥妙的直觉，蒲松龄产生了对民间故事的热爱。要知道，民间故事虽然外在形式简单质朴，但是却充满了魔法的象征意义。

在这种广阔的文化背景背景下，应该分析我们在研究之初提出的问题。也就是，关于一个普通农村姑娘“隐藏的隐居生活”问题，这个问题是蒲松龄在小说《爱笑的婴宁》中表达出来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志怪小说集《聊斋志异》（据瓦·米·阿列克谢耶夫的俄文译本）中的第一篇。我们再次重

¹ 这里和下面引文中的圆括号 标记的是库兹明卡 戈·尼·的注解。

申，在描写了王生与快乐的姑娘婴宁相识、结婚、到婚后生活的浪漫故事之后，蒲松龄在小说结尾的“跋文”中，出人意料地问道，她到底是谁：“难道不是隐藏于笑声中的仙人吗？”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隐士总是与高等知识分子牢固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认识与世界超自然的基础、与宗教有关系。换句话说，这些高等知识分子是有智慧的人——魔法师、祭司或者圣者。如果我们拿来佛教或者道教的教规（这些教规对于蒲松龄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虽然他接受的是儒家教育），那么一个人离开平凡世界与他拥有足够的智慧之间的联系，表现得更为清楚。了解了这些，又怎么能把普通而没有受过教育的村姑与地道的知识分子相提并论呢？

不过，情况是这样的：作家虽然也描写了婴宁的天真与朴实，却完全不认为她是一个普通的姑娘。相反，他认为婴宁是一个不一般的姑娘。问题在于，蒲松龄本人好像也是处于困惑不解的状态之中。要知道，在作家叙述的过程中，婴宁毫不费力地显示出明显的魔法本领。读者可能觉得，对于作家来说，姑娘对于魔法的爱好完全是源自天性的爱好，是流淌着祖先们鬼神之血的爱好。但是，如果我们持这个态度，那么必将遇到明显的矛盾。我们会感受到某种认识的矛盾。问题在于，与隐居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智慧，不可能是本能的东西，也就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这种智慧是训练过程的结果。这种训练会持续好多年。人为了获取知识，应该有合适的老师，应该接受相应的教育。在作者眼前，曾经有一个非常完善的儒家教育系统，他本人也与此种教育有直接关联。顺便说说，作品中的男主人公——王生也经历了这种教育系统下的训练。根据小说的内容，他14岁就入学为生员。也就是说，王生已经在地方学校经历了几年的训练。而来自山村的普通姑娘婴宁，能在哪里接受魔法教育呢？我们在小说中没有找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直接回答。

女主人公的聪明智慧可能曾经使蒲松龄也难以应付，然而这其实是可以解决的。如果我们回忆起作品中令这位中国作家非常兴奋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要知道小说的女主人公——一个单纯的农村女子婴宁——和上文谈及的年轻而聪明的仙女形象有关系，这个仙女形象来自《聊斋志异》的玄幻世界。我们想找出婴宁显示出的智慧产生的真正原因，也就是社会原因，而不是什么天生的原因。那么我们应该深入到民间故事的层次，因为作者也正是从这个层次中借用了女魔法师这个形象。小说《爱笑的婴宁》的这个基础，虽然有蒲松龄作者式的介入，但保留得还相当好。我们所说的就是真正的中国民间故事这个领域。

民间故事这一现象在中国和其他国家长期延续着。这一切都得益于一个特殊的文化阶层——故事的讲述者。他们是历史故事讲述者。他们在听众面前总是隐藏自我（和自己对故事的评价），努力地重复他们某个时候听来的故事。这些古代故事讲述者一代接着一代地再现着民间故事的情节。就这样表现出的不仅是对祖先遗产的尊重，其实也表现出对待这些遗产的宗教态度。这种态度不是偶然的。在那些我们现在称之为民间创作的东西中，民间故事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人类文化中的特殊现象。这是各种仪式分支综合体的多次（就像回声一样）——一个时代接一个时代的——反映，这个仪式综合体在远古社会调节着人类的活动。这样的话，民间故事就是关于宗教活动暂时失真的描写，描写的意义因为年代久远，无论是故事讲述者、还是听众都已经不明白了。

第一批从看似出乎意料的角度对民间创作材料进行分析的研究者们已经广为人知。这里首先是一些民俗学家，他们致力于记录古代的传说。在十九世纪的德国格林兄弟，俄罗斯有亚·尼·阿法纳谢耶夫，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有一些民间创作的收集者。接下来，应该提到这样的一些研究民间创作的理论家，像詹姆斯·弗雷泽、柳·列维—布留里、叶·莫·梅列金斯基及其

他一些人。也应该提到苏维埃优秀的学者弗·雅·普罗巴。他的著作《神话故事的历史根源》（1946年出版）成为世界民俗学的经典之作。这部著作对国内外民间创作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阶段性总结。这部著作，用苏联科学院院士鲍·亚·雷巴科夫公正的评价来说，“在各个维度提出了一个关于神话题材与元素得以形成的原始时代的问题”[16]。

如果关注一下中国的民俗学，那么在第一批研究这个题目的严谨科学著作中，应该提到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出版于1943年）。这部著作吸收了与作者同时代的世界科学研究成果。徐旭生特别关注借助古代神话，重新构拟古代中国大地上氏族联盟历史的可能性。就这样，这位学者在民间创作中发现了古代社会实践的痕迹[7]。

学者们对民间创作与古代宗教仪式关系的认识是很有成效的。它为研究民间创作的科学提供了客观基础。一种新的文化历史方法出现了，学者们可以利用这种方法还原古人的世界观。这种方法的价值取决于对过去历史的洞悉深度。比如，当我们谈论神话故事时，学者们中间有这样一种影响广泛的意见——这种神话以特殊的形式，反映了欧亚氏族公社繁荣时代的宗教仪式实践。也就是说，它反映的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事件（距今6——8千年以前）。而如果考虑到古代文化的保守性，那么神话在支离破碎的片段中反映的是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2000年前及更早）的事件。

我们重申，远古时代的氏族公社是古代社会的基本单位。它是一个大的亲属群——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这种氏族公社本身，如果脱离邻近的氏族公社，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原因在于古代的禁止血亲婚配制度，也就禁止近亲结婚。正因如此，自古以来就存在所谓的“异族婚姻”制度——也就是外部婚姻关系的实际。

虽然存在异族婚姻制度，然而氏族公社内部独立性的程度非常高。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世界。自古以来的生命活动方式是建立在所谓的掠夺

经济基础上的：狩猎、捕鱼、采集等等。之后农业、畜牧业也加入到生产活动中。在远近亲属之间的经济关系上，又加上了其他关系——性关系、权力关系等等。

我们要特别指出，在远古时期，他们的魔法式观念是所有这些关系的特征。这种观念源自他们对所谓的超自然现实的信仰。对先辈们在氏族公社生活各个领域功绩的承认，在古人的意识里，变成一种对人类活动的阴间来源的认可。为了使人类活动得到成功延续，必须得到祖先的许可（批准），这些祖先虽已在这个世界死亡，但是仍然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在这种魔幻意识基础上，就形成了宗教仪式的分支综合体。这个宗教仪式综合体，将一个人从生到死的任何一个有特定意义的活动都奉为神圣。一个特别人群阶层——萨满（魔法师、巫师、祭司等等）形成之后，这个综合体就得以现实化了。

我们已经提到，离开民间创作理解婴宁这个形象是不可能的。但是考虑到民间创作的古代来源，上文提到的关于蒲松龄小说中女主人公的智慧问题获得了另一个维度。可以假定，这个女主人公背后，不仅仅隐含着一个民间故事中贵族式仙女的形象，一个由这位中国作家创造的形象。这个虚幻的年轻仙女形象本身，以民间记忆中有所变形的方式，保存着古代社会的某个历史原型。这里所谈的正是为了进行宗教仪式，专门学习过魔法的姑娘，一个年轻的巫师，一个年轻的祭司。因此在蒲松龄的志怪小说中，事件的翻转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些事件中，借助于悠久的民间故事题材，为读者们展现出一个真正的历史真相。这个历史真相，与新石器时代氏族公社的活动，首先是与氏族公社的宗教礼仪密切相关。

本论文旨在证实上文提出的假设。为了行文方便，论文采用了接近科普小品文的写作风格。因此它不是典型的科学研究，更准确地说是“科学探踪”。我们的任务如下：依据短篇小说《爱笑的婴宁》的材料（以及中国、俄罗斯和西欧民间创作的材料），借助现代民俗学的研究成果，最终找到回答蒲松

龄所提问题的历史事实。就是说，他的女主人公——年轻而又爱笑的婴宁——是否接受过深刻的魔法知识与能力方面的训练。换句话说，爱笑的婴宁真的是一个“隐藏的仙人”吗？

让我们在一步一步的推论中，逐步接近正确的答案。

第 1 步 与爱笑的婴宁相识。小说中的主人公们是如何相识的？

任何侦探小说中都应该有错综复杂的情节。这个情节的背后拖着一整条侦查链条。我们的“科学探踪”正是从发现蒲松龄小说中这样的情节开始的。

总体来说，作品《爱笑的婴宁》的情节非常简单。短篇小说的男主人公——王生，是一位 17 岁的小伙子。有一次，他偶然间来到了在村边举行的节日庆祝会上。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位姑娘。姑娘的美貌令王生大为惊叹。但是村子里没有人认识她。他们偶遇之后，姑娘消失得无影无踪。虽然如此，但小伙子还是在远远的大山里找到了姑娘居住的村庄。他认识了她（姑娘叫婴宁，16 岁）和她的家人。之后，王生把婴宁带回自己家。爱笑的婴宁深得王生母亲和其他家人的喜爱，王生就娶了她。后来发现（这也是家庭一个神秘之处），爱笑的婴宁原来是人与狐狸所生之女。她并非一点儿魔法也不懂。不过，爱笑的婴宁表现为一个充满爱意而又忠诚的妻子形象。她与王氏家族这个大集体相处和睦，并为王生生了一个儿子。其实，作品简短的内容就是如此。

蒲松龄短篇小说的主要艺术魅力，当然并不在于我们简单讲述的简要情节。这些短篇小说的魅力在于其简洁而典雅的叙事风格，在于艺术家对人物性格娴熟的精雕细刻。不过，目前聚焦于情节本身对于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它是我们和遥远的历史性过往建立联系的中间环节。

细细研读这篇短篇小说，就会从中发现某些不同寻常的瞬间。这些瞬间可以称之为“离奇的偶然事件”。叙事的动态过程几乎暂停在这些“离奇的偶然事件”中，像是被绊了一下。好像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作家本人并不理解他描写的事件的逻辑。但是他还是坚守这种描写不变，虽然同时也加入了自己的诠释。对事件的奇异性感觉，正是由此产生。毕竟事件的真实意义不明朗，而来自作家的新意义又是有疑问的。应该承认，这种方法有自己独特

的风味，因为作家对于作品中发生的事件，做出了有点儿荒谬的解释，而这一点又与小说中的总体魔幻氛围相吻合。对于我们来说，注意到这个瞬间也很重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离奇的偶然事件”对于民俗学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这些“离奇的偶然事件”是事件真相的标志。它们就像河流里的漩涡，在民间故事的叙事过程中标记出隐含真实事件的位置。

我们想从这样“离奇的偶然事件”之一开始研究。这个事件我们会在小说的开端部分遇到。这个“离奇的偶然事件”，发生在王生与漂亮的姑娘节日游玩相遇的时候。我们会不止一次地重复这次美妙的相遇，因此让我们逐字逐句地引用这个片段。

“表哥吴生来找他，并带着他一起去节日庆典的地方看看。刚刚走到村外，吴生就有事走开了，而王生看见‘游女如云’，就心情陶醉地自己游玩起来了。”他看到一位小姐（爱笑的婴宁）走着，一只手牵着女仆，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枝盛开的梅花。她的脸非常漂亮，举世无双，总是笑着，笑着。王生停了下来，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竟然忘了所有的顾忌。小姐走过去数步，对女仆说：‘这小子眼睛发亮，像强盗一样！’她把花丢在地上，就说笑着离去。王生捡起花，惆怅沉思起来。”

就这样，短短的一次相遇对于这对年轻人来说，是关乎命运的。看起来，这篇短篇小说的开端不错。但是实际上是有问题的。问题在于，王生遇到的姑娘不是本地人。她从哪里来参加节日庆典，之后又去了哪里，无人知晓。王生在那种情况下找到那位心仪的姑娘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这次偶遇之后，一般的短篇小说还没有开始就应该结束了。但是别忘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志怪小说。在作品中竟然发生了情节的转折。你还别说，几天之后，钟情的王生竟然奇迹般地在离他家很远的一个小村子，找到了这位消失在山区的姑娘。

根据蒲松龄的安排，发生了下面的故事。王生是如此地爱这个偶遇的姑娘，以至于病入膏肓。他好像对消失不见的美女钟爱有加，被这种爱情折磨得死去活来。他“再也不说话了，甚至不吃饭了”。王生的母亲为此十分担忧，惶惶不可终日。她甚至“请来道士禳灾，亲自为他祷告”。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病人病得越发严重——他骨瘦如柴，皮包骨头，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了”。病情未见任何好转。就像后来王生自己承认的一样，当时由于相思病，他险些去了阴间。幸运的是，他并没有死。他的表哥吴生来他家造访，这正是那个硬拉着他去参加节日庆典的年轻人。在了解了病情之后，他决定对王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答应王生一定找到那位消失的姑娘。过了一些时候，这位吴生又来了。我们要指出一个重要的细节——他的寻找并未取得任何进展。从日常观点来看，这完全符合规律，我们想再次强调——找到这位姑娘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过，吴生不敢向王生坦白这个令人伤心的实情，决定再拖延一段时间。让我们边读边看看他是怎么做的。

“吴生又来了，王生急匆匆扑向他问：‘找到姑娘了吗？她是谁？’”吴生不得不骗他。“找到了”，他说，“已经查清楚了。我当是谁呢，原来她是我姑姑的女儿，也就是你的姨表妹。现在我们暂缓一下求婚：要知道内亲结婚不合适。虽然如此，但如果我们把实情告诉他们，总会成功的。”

王生非常高兴，眉开眼笑，追问姑娘的住处。

吴生继续哄他说：“她住在离这里大概十五俄里地的东南部山区里。”

画面对于短篇小说的读者来说，好像是清晰的。为了安慰痴迷于爱情的年轻人，表哥吴生在欺骗他。表哥吴生马上并且不知怎么的就离奇地杜撰出一个表妹，一个并不存在的东南山区小村子。表哥吴生，如果用苏维埃欺骗性小说的词汇术语来说，属于鬼使神差般地说谎。当然，撒谎不太好，不过是可以原谅的，要知道王生已经被爱情折磨得遍体鳞伤。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拯救性的谎言”。事实上，这种方法鼓舞了王生，其健康日渐好转。

当欺骗被揭穿之后，会发生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小说中发生的故事。一段时间过去了。表哥吴生以各种借口没再来他家，也就是说，吴生明白进退维谷的局面，合乎情理地消失了。一直没有等到吴生的进一步帮助，已经康复的王生决定自己动身寻找那个姑娘。过了几天，他就沿着吴生随随便便，应该说是完全是随意地指示的路线出发了。他往东南方向的某个地方走。不过，此次出行并不是徒劳的。“过了大概十五俄里地，他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山区，群山环绕……往峡谷深处望去，发现在密林与鲜花盛开的草丛中间的某个地方，隐隐约约地好像有一个小村子。”王生走过去，并在那里，在这个小村子里，找到了自己未来的夫人。因为这个非虚构的姑娘，现在无从考证，她的名字叫婴宁。她就住在表哥吴生随意编造的这个地方。也就是“东南山区，据此大概十五俄里”的某个地方。

王生在山村住了几天。在这几天里，在王生身上发生了另外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他们（王生，婴宁姑娘和家人）刚刚吃过午饭，老家就派人来找王生并牵来了两头驴。事情是这样的：他母亲等着他但是没有等到，惶恐不安起来，就满村子找他，但是没有找到任何踪迹。她就找到了吴生，吴生想起来当初自己对王生说过的话，就让她到山里找她的儿子，就这样，这些人穿过了几个村子，来到了这里。”换句话说，吴生无中生有地虚构的山村，获得了物质性的存在形式，可以供人们大量地参观。

现在让我们停下来思考一下。就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表哥吴生的杜撰，已经转化为现实的东西。对于读者而言，蒲松龄描写的惊人的事件，好像成功地与这篇短篇小说的总体离奇古怪的气氛相吻合。不过，对于研究者来说，情况要复杂一些。当神奇故事的叙事流出人意料地蕴含着历史相似性模块的时候，摆在研究者面前的就是一个典型的民间故事中的“离奇的偶然事件”。研究者是根据什么得出这一结论的呢？首先是因为，这样的情节是典型的。如果我们跳出这篇短篇小说的范围，那么不难发现，年长的亲属的杜撰最终

转变成现实完全不是这位中国作家偶然的艺术技法。这种方法在世界各国的故事中具有极大的普遍性。特别是当故事中谈论起婚姻程序时（而短篇小说《爱笑的婴宁》谈论的正是婚姻故事，而不是别的什么）更是如此。这种方法的逐步成熟，源自作者无从解释一个惊人的场面。就是说，作者解释不了求偶男子的年长亲属为什么知道他未来的新娘，以及她居住的地方。

为了避免出言无据，我们看几个例子。我们来看在俄罗斯乃至世界各国读者熟知的亚·谢·普希金的作品。他的一系列作品都是根据俄罗斯民间故事创作的。我们会发现，在这位俄罗斯诗人的作品《沙皇萨尔坦的故事》[15]中，也使用了完全相同的方法。

亚·谢·普希金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轻的大公格威顿。他偶然间偷听到自己年长亲属们的谈话：是他的姨妈们和父亲——沙皇萨尔坦的谈话。谈话的内容很奇怪。沙皇萨尔坦想去某个城市参观，但是姨妈们极力阻止他，劝说沙皇不要去。她们说出的理由是，你要去的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城市。应该去参观那些不同寻常的城市，那里会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比如，像这样一些东西：嗑着金坚果且会唱歌的松鼠；身材庞大的海上勇士；最后是漂亮的少女。姨妈们认为，去这样的城市对于沙皇来说才有意义，如果在这个城市里真的有这些奇异之物。但是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当偷听了这个谈话的格威顿大公魔幻般地出现在其父亲要来的城市时，真的在那里发现了姨妈们所说的那些奇异之物。先是在市中心的松树出现了嗑着金坚果的松鼠。然后就出现了“三十三勇士”。最后当然是漂亮的少女——“月光在发辫下闪耀，星光在额头燃烧”。故事的结局当然是这位姑娘成了年轻大公的夫人。

毫无疑问，普希金故事中姨妈们和沙皇父亲的情节与蒲松龄志怪短篇小说中表哥吴生的情节很相似。这种相似性不是偶然的，其中有着更深的基础。亚·谢·普希金故事的普通读者一般是这样理解的：姨妈们杜撰出一个故事，

而这种杜撰神奇地变成了现实。但是事情看起来是另外一个样子——年长的亲属们（包括姨妈们，也包括父皇本人）在偷听他们谈话的年轻大公格威顿面前表演了一场幕间小喜剧。表哥吴生也在王生面前表演了一场完全相同的幕间小喜剧。这种神奇表演的目的在于，让未来的夫妇现在相识。我们想再次指出：这里有神奇的人物，也有它们的历史原型。吴生关于某个山村的惶惶不安的杜撰，或者格威顿姨妈们关于某个有着不同寻常之物的城市的杜撰，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那就是求偶者的年长亲属们准确地知晓，未来的新娘所居何处。

我们再举一个相似的例子，那就是夏·佩罗著名的童话故事《睡美人》[11]。其中讲述道，由于妖术问题处理得不恰当，整座城堡里所有的人和动物都陷入沉睡。外界渐渐忘了这座城堡。然后就发生了下面的故事：

“在一个天气很好的日子，……王子出发去打猎。在远处，茂密的森林上空，他看到了某一个城堡的群塔。

——这是谁的城堡？里边住着什么人？——他问路上遇到的行人。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清楚地回答他的问题。每个人都只能重复说，自己是从别人那里听说过。一个人说，这是一个古老的废墟，其中住着鬼火。另一个人肯定地说，那里住着一些龙和毒蛇。但是大部分人更倾向于，旧城堡是凶猛而庞大的巨型野人。王子不知道，应该相信谁。但这个时候有一位老农民向他走过来，鞠了一躬，说：‘善良的王子……我听我父亲说，这座城堡里沉睡着一位美丽的公主。在高贵而勇敢的年轻人到来并唤醒她之前，她会一直沉睡。’”

我们面前已经有了根据自己的内容而呈现的熟知的情景。作为优秀的讲故事的人，夏·佩罗仿佛给自己叙述的故事熟练地注入某种戏剧性。然而实际上，这位法国作家还是同样描写着一种与婚姻相关联的神奇的老套子。这种老套子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于以下内容。主人公周围的年长者都在欺骗他。

同时又以某种间接形式（某种暗示）给出问题的绝对正确的答案。这种答案让主人公最终能找到自己的未婚妻并与她结合。

当然，蒲松龄、亚·谢·普希金和夏·佩罗作品中的场面在外部形式和环境方面是不同的。但是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内容方面也都是典型的。这样的话，我们在世界各国人民故事（与此相应，蕴含在故事中的作者的看法）中看到的巧合就不是偶然的。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规律性。

现在中国短篇小说中描写的发现爱笑的婴宁这一“离奇的偶然事件”就获得了新的意义。我们提醒一下，是好像猜到婴宁居所的表哥吴生，最初引领王生参加节日庆典，事实上，是组织了一次未来新婚伴侣的一次约会。而好像为找不到儿子而提心吊胆的王生之母，居然准确无误地把人和两头驴（为自己的儿子，也为他的恋人）派到这个地方——一个小山村。表哥和王生之母的行为意味着，站在他们背后的历史人物非常准确地知晓，姑娘住在什么地方。

只剩下下面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中国王生的、俄罗斯格威顿大公的、法国王子的年长亲属们（或者另外的一些年长者）——欺骗他们呢？为什么年长的亲属们明明知道却不肯直接指出这些地方呢？为什么他们必须间接地、用暗示与推测来做这个呢？这种令人费解的告知方式，揭示出离奇叙事作品中的另一个错综复杂的情节。结果是，由于某种原因不能直接对年轻人说出未来的新娘住在哪儿，这个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信息是被隐瞒的、被禁止的。如此看来，居住着女主角婴宁的小山村，以及亚·谢·普希金故事中妙龄少女居住的城市，或者夏·佩罗童话作品中公主居住的城堡，或者像其他一些故事中众多妖邪怪异的地方，都是“禁区”。在这些故事中，这样的地方（和这些地方的居住者）常常是以这种方式呈现的，那就是不清楚这是谎言还是实话，这些地方实际上存在与否。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进一步查明。

第2步 婴宁命运之谜。为什么婴宁离开平凡的尘世而出现在一个小山村？

首先我们先搞准确另外一个重要的时刻。就像我们记忆中的一样，王生奇迹般地在“东南部山区的某一个地方”的小村子里找到了自己未来的夫人婴宁。这篇短篇小说读者可能会形成这样的印象，那就是这个村子是姑娘的老家。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印象。稍后会展现下面的情节——爱笑的婴宁不是本地的居民。她是某一个时候从老家来到这里的。她离开老家的原因据说是那里出现了“家庭问题”。

婴宁的身世首先是由无所不在的表哥吴生部分地揭开的，然后就是婴宁这个姑娘本人。原来，她的老家在一个非常普通的村子，就像王生的村子一样。婴宁家过着非常普通的生活。她是幼年被迫离开这个村子的。她离开的原因是一个沉重而又令人伤感的话题，这个原因也是本故事赖以产生的原因。她家里接连遭遇不幸——姑娘父母双亡，先是父亲，接着就是母亲。这样一来，爱笑的婴宁就成了孤儿。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故事。有可能，这个短篇小说的一般读者，当然，如果注意到这种状况，甚至会非常怜悯她。要知道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也有孤儿或者单亲的孩子，更别说在遥远的、条件艰苦的过去了。对于通过不同的方式反映人民生活的文学作品来说，这样的情节转折是非常逼真的。

不过，事情远不像我们初看起来那么简单。让我们从世界（中国、俄罗斯、西欧和其他国家）文学故事的典型场景——父母双亡或者主角失去双亲之一——父亲或者母亲，开始我们的讨论。这种场景也属于“离奇的偶然事件”。

让我们随意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几个故事来读一读：“从前有一个小女孩。她父亲和母亲都去世了……。她因此而被整个世界抛弃，不得不四处流浪……”（格林兄弟，童话《星星银元》）[6]。

我们截取的片段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一个小女孩父母双亡。但是接下来发生了离奇的故事。父母去世后，小女孩儿不能一个人在家。不仅如此，她也不能继续留在她住的村子。由于某种原因，她得不到周围亲近的人——亲属、邻居的关爱。贫穷的孤儿出走了，走到哪儿算哪儿，四处流浪。

现在我们来查看一个只失去单亲——比如母亲的故事。

这是一个德语版的关于白雪公主的著名童话故事：

“王后死了……国王娶了另外一个妻子……。她（另外一个妻子，也就是女主人公的继母）召来一个仆人，说：

‘把这个女孩儿带到遥远的森林去，我再也不想看到她了……’

仆人服从了命令。（格林兄弟，童话《白雪公主》[6]）”

这是一个俄罗斯的故事：女主人公的妈妈死了，家里出现了继母。

“继母想起要把继女从家中赶走：

‘老头子（继女的父亲），让她走，让她走，随便带到哪儿都行，只要别让我再看到她。’

老头儿忧伤起来，哭了一场；但还是把女儿放到了雪橇上……，把无家可归的女儿带到了荒郊野外……”（亚·尼·阿法纳谢耶夫，童话故事《严寒老人》，版本[2]）

还有格林兄弟另外一个童话故事。

“国王（送走自己孩子们的那个）……把孩子们带到被森林包围的隐蔽的城堡。”（格林兄弟，童话故事《六只天鹅》[6]）。

下面只是法国童话故事的一个片段，其中甚至没有继母。

“有一次，国王坐在宫殿里怀念亡妻，非常忧伤。这是他看到了花园中自己的女儿，阴暗使他丧失了理智。女儿比她母亲更漂亮动人，丧心病狂的国王就决定娶自己的女儿。

国王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女儿，作为公主的女儿陷入绝望，痛哭流涕……她给自己穿上丑陋不堪的驴皮，用炉灰涂脏自己的脸，没有被任何人察觉，从城堡里溜走了。”（夏·佩罗，童话故事《驴皮公主》[11]）。

上述几个例子指出了以下事实：在神奇的故事中，少年们必须离家出走，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去处。父母双亡（抑或是单亡）总是和少年离家出走有某种关联。也就是说，主人公的父母双亡或者失去单亲，和日常生活的真相并没有直接关系，就像故事中呈现得那样。父母双亡（或者单亡）具有从属的性质。这一点和解释少年在故事中一定要离开自己习惯的生活环境的必要性相关联。作家们在遇到故事中少年离家出走的典型行为时，大概是这样推论的：父母在世，不可能把自己的孩子赶到无人知晓的地方。显而易见，父母（活着母亲）——去世了。

作家们的这种立场，顺便说一下，是很容易理解的。从日常观点来看，故事中少年离家出走的状况的确是荒谬的。当作家拒绝尝试用父母“死亡”来解释出走原因时，当故事中父母都健在时，这种反常性表现得更为清晰。那么我们看到的画面大概是这样的：

“以前有一位国王和王后；……他们已经有十二个孩子了，但他们都是男孩儿。这样有一次国王对妻子说：

‘如果你生的第十三个孩子是女孩儿，那么十二个男孩子就应该杀掉。’
国王下令做了十二口棺材。

母亲整天忧郁悲伤，以至于她的小儿子问她：

‘亲爱的妈妈，你为什么这样忧郁？’

……她就回答说：

‘……如果我生一个女儿，那么你们都得被杀掉’
她说这些时，眼睛里饱含眼泪，而儿子安慰她说：

‘别难过，亲爱的妈妈，我们一定会想出好主意离开这里的。’”（格林兄弟，童话《十二只天鹅》[6]）

上述片段是有例证可查的。曾经在其他故事中讲述父母之死（或者换一下，比如，亲生母亲换成继母）的作家，在这个片段之后使用的方法变得更可以理解。否则他很难解释父母的残忍性。要知道，从作家的观点来看，这种残忍性无需说明理由。有一些故事，在我们比较了它们的不同版本之后，甚至会发现某些内容的替换。我们来举个例子，这就是著名的故事《灰姑娘》。在西欧的众多版本中（夏·佩罗，格林兄弟），她挖苦女主人公，身份是继母。如果我们找到俄罗斯的版本，就会发现，如此凶恶的人物原来是女主人公的母亲。原来，“老太婆（母亲）非常爱她的小女儿。”（亚·尼·阿法纳谢耶夫，故事《金鞋子》[2]）。

我们在带走女主人公的各种人物方面也会有同样的发现。在故事的一些版本中，像在《白雪公主》中就很明显，带她到森林的是某个很少有人认识他的仆人。而在另外一些版本中则是父亲或者舅舅。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测，那些以主人公年长亲属们身份出现的故事版本，避开了作家的编辑。可见，这些版本才是真实的、古老的，同时也是“离奇的”。

作家为避开对年长亲属们冷酷无情行为的解释，还有一系列的方法。这些系列方法包括：亲属们的照料，孩子被他们偶然地出售，某种恶势力（极其凶恶的人，神，敌人）将孩子从亲属们那里“拐走”。我们不考虑所有这些对于研究者来说非常重要的方法，原因只有一个。问题在于，爱笑的婴宁之身世正好与世界各国故事的主轨迹相吻合，也就是父母双亡。婴宁的父母去世了，这一点我们在重复一下。姑娘从幼年开始就成了孤儿。父亲死后，她和母亲急匆匆地离开了自己居住的普通村庄的房子。后来母亲要死了，她被留在一个奇怪的小山村，和自己外婆生活在一起。

第3步 婴宁和氏族特权阶层。传奇少女的真实社会地位是怎样的？

现在撇开与婴宁相关的事件，而弄清婴宁本人的情况是更有意义的。因为关于女主人公命运的诸多怪事（而且这种怪事越来越多）不是偶然的。这些怪事和这个女主人公隐藏的各种谜团联系在一起。

以下就是谜团之一。当我们阅读蒲松龄的这篇短篇小说时，我们会不由得形成这样的看法，那就是婴宁是个很不富裕的姑娘。像朴素的衣服、用具、食物等这些证据，好像足以证明这一点。爱笑的婴宁家的老太太也向王生暗示过这种状况，正是她在山谷中的偏僻之所将婴宁抚养成人。当她在向王生抱怨同亲戚失去联系的时候，这位有点儿耳背的老太太直接说出了下面的话：“我们两家已经多少年没有来往了！这只是因为我们（婴宁家）太穷了。”根据姑娘的这些被表现出的贫穷状况，读者直觉地得出婴宁出身并不高贵的结论。婴宁也显然不是贵族。

但是我们还不急于得出这样的结论。

让我们将视线转向蒲松龄从中获取灵感的民间故事，并且我们将再次不限于中国的，而是世界各国的民间故事。显而易见，在世界各国的民间故事中，也常常出现女主人公很不富裕，甚至生活极端贫穷的情况。但这完成不能说明，这些姑娘们出身普通人家。如果我们谈论起经典的传奇故事，那么就应该对传奇的女主人公出身工农家庭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女主人公中有贫民可以这样解释，这是作家对真实故事进程的一种干涉。

我们举个例子。二十世纪30—40年代非常著名的苏维埃作家阿·托尔斯泰创作了许多儿童读物。他也涉猎过俄罗斯民间故事，为小读者们改写这些故事。经他加工过的许多故事集在现代俄罗斯仍在流行。

比如，他是这样来开始叙述俄罗斯著名的民间故事阿林奴什卡的：“从前有一个老头儿和一个老太太，他们有一个女儿阿林奴什卡和一个儿子伊万奴什卡。老头儿和老太太去世了。只留下……孤孤单单的孩子。阿林奴什

卡去工作了，还带着弟弟。”（阿·尼·托尔斯泰，故事《姐姐阿林奴什卡和弟弟伊万奴什卡》[18]）

我们在读完这个片段之后，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毫无疑问，小姑娘阿林奴什卡出生寒门，可能是，一个地位卑微的农民家庭。但是这个结论原来是错误的。因为发生了下面的事情—阿·托尔斯泰在根据故事的更早版本进行改写时，故事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这个故事以十九世纪中叶的俄罗斯科学家亚·尼·阿法纳谢耶夫记录的真实形式是这样呈现出来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国王和王后；他们有一个儿子和女儿，……女儿叫阿林奴什卡。国王和王后去世了，只剩下孤孤单单的孩子，他们就开始四处流浪”（亚·尼·阿法纳谢耶夫，故事《姐姐阿林奴什卡，弟弟伊万奴什卡》[2]）。

也就是说，“普通的姑娘”阿林奴什卡看起来原来是一国王的女儿！在必要的时候，她完全可以体面地告知别人真相。

“这样有人问她：她从哪里来，出身哪个家族？”

“—是这样的，阿林奴什卡说，……我是公主。”（出处同上）

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阿·托尔斯泰人为地降低了女主人公的社会地位。这里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要忘了，他是苏维埃作家，也不要忘了，他作品的基本读者群是你们的孩子。但还有一个与上述原因相配的，那就是正是阿·托尔斯泰本人没有理解发生在故事中主人公身上的问题之本质。要知道，他们习惯的生活方式陡转直下，物质水平灾难性地下降，生活日益贫困。这种现象在王子公主传记中看起来特别突出。王室后裔忍受着灾难与痛苦，饱受困苦，依靠沉重而低贱的劳动维持生计—这就是故事题材的定理。这里，顺便说一下，它与神话中受苦上帝的相似之处是非常明显的，也非偶然。作家无法理解所发生的故事的逻辑。因此，阿·托尔斯泰也无法理解，为什么皇家的孩子们在“父母去世”之后必须离开富有的皇宫而四处流浪，沿街

行乞。农家孩子们在这种情况下，逃出家徒四壁、吃不饱一顿饱饭的农舍，对于他来说，更加符合逻辑。

这是另一个例子。德国民间故事《强盗未婚夫》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在其中的一个版本中，女主人公是磨坊主的女儿：“磨坊主有个非常漂亮的女儿，当她到了一定的年龄，磨坊主决定把她嫁出去，嫁个好人家。”（格林兄弟，《强盗未婚夫》，版本[6]）。在另一个也是格林兄弟创作的版本中，我们读到的是另外一个样子：“有一位公主，被许配给王子为妻。”（格林兄弟，《强盗未婚夫》，版本[6]）。磨坊主的女儿和国王的女儿——您能感受到其中的差别。

女主人公社会地位改变的基本方向大概是这样的一故事版本创作的时间越晚，女主人公的社会地位就越低。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作家和读者来说，她不幸的原因好像更明晰。而且作家更愿意去编撰故事，认为它不过是简单的民间虚构，没有什么坚实的基础。他们尽力地把故事变得合乎情理。他们允许自己给故事注入更多的变化。这些变化在近几个世纪特别明显，这时候民间故事屈从于文学家的、作者的加工。阿·托尔斯泰在俄罗斯民间故事中对关于阿林奴什卡内容的编辑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以匿名形式公开发表作品的所谓“古代作家”是另一回事。他们将改变降到最低限度，因为他们对民间故事保持着极大的尊重。可能，这种尊重和对待过去遗产的宗教性态度有关。无论如何，如果在我们面前同时摆放着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那么其中女主人公社会地位最高的版本应该是最初版本，而且社会地位最高可及皇后。

但是即使没有发现这种社会地位高及皇后的版本，也绝不能把女主人公出身卑微作为借口。有一些间接证据证明其出生之高贵。这些间接证据之一就是她未来的丈夫社会地位高贵。在民间故事中常常发生这样的情节：绝非王室的姑娘突然嫁给了某个亲王或者王子。女主人公身上发生这样情节的有

著名的《灰姑娘》、《美人与丑八怪》、《美丽的瓦西莉萨》，还有其他一些民间故事。在这里发现少女命运的莫名其妙的离奇没有意义。如此成功的出嫁足以证明，女主人公本人在较早期的版本中是公主（沙皇之女），国王（沙皇）之女。

还有一个在我们看来是证明其出身高贵的很有意思的特征。这就是女主人公对待劳动的“贵族式”态度。如果我们在故事之初看到的是一个懒惰的、喜爱游乐和玩耍的高傲女人，如果我们看到的是骄傲而不爱劳作的人，即使出身普通阶层，她也很可能是隐藏的公主（沙皇之女）。这样一种情节线索是很清晰的：起初懒惰的姑娘经受了严酷的考验，之后等待她的已经是我们非常熟知的情节，成功地嫁给王室或者皇室成员。

“有一个姑娘，很懒惰……无论母亲怎么跟她说，也不能让她干点儿什么……有一位皇后路过；王后说：‘……如果你能干完这些活儿（纺线数量多得数不清），我就让你嫁给我的长子’”（格林兄弟，故事《三个纺线女人》[6]）

顺便说一下，在民间故事的许多男主人公身上也发生过同样的故事。我们这样说不是空口无凭。很难找到一个比著名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阿拉·阿特-丁（阿拉丁）更懒的男主人公了，但他出身并不高贵。故事是以这种方式开始介绍他的：

“听说，……在中国的某个城市有一个裁缝，生活极为贫穷，他有一个儿子叫拉·阿特-丁……这是一个轻浮的男孩，他整日惯于与街头低俗的孩子们闲逛，……无法使他听从父亲的话，他当然也无法坐在铺子里学手艺。为了教育他，父亲精疲力竭，但拿他没有一点儿办法。由于过分操劳与忧伤，他得了一场大病就死了。”（《关于阿拉丁与神灯的故事》[9]）

就这样，阿拉·阿特-丁，一个出身寒门的少年，是以非常懒惰和游手好闲的形象出现的，以至于他的双亲之一——父亲因为忧伤而死了。但就像故事

后面介绍的那样，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年轻人却娶了沙皇的女儿布杜尔公主为妻。我们未必找得到这样的故事文本，其中阿拉·阿特-丁被称为王子，但是神奇的王子却正是他的典型形象与原型。

通过了解故事文本的真实构架和分析后来的加工改造，我们发现故事主人公的极高的社会地位不是例外，而是规则。

在真实的故事中，没有任何所谓“人民生活的共同层面。”其中没有出身于农民、手艺人、小商人等的青少年。这些都是作家们加到故事中的，因为他们在神奇的环境中寻找常见的逻辑。正如想象的一样，经典民间故事中来自上流社会的主人公是主流，这一点是非常自然的，就像经典神话中神或者半神是主流一样自然。各种各样的贵族式女主人公出现在民间故事中，这一点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我们只是发现了其中的一种——兽形形象。俄罗斯和西欧故事中的沙皇公主和公主形象也是这种类型，其中他们可能变成天鹅、青蛙、蛇等等。中国的狐仙也属于这种类型。

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在蒲松龄的短篇小说中发现了以下内容。爱笑的婴宁——人与狐的女儿，也许是贫穷的、不知名的。但她的故事原型是皇家之女。正因如此，婴宁身上发生了各种不同寻常的故事，其中包括这样的故事，她父母去世之后，她从平原上一个普通村子迁到山区中妖邪怪异的小村子。

如果我们抛开民间故事的真实性而转向历史的真实性，就可以确定一下事实。在这个民间故事题材一直流传到的古代某个时候，应该是在几千年之前，那个时候并没有国家。换句话说，那个时代没有沙皇和国王。那个时代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是规模不大的氏族公社（可能达到上千人）。显而易见，在故事题材流传到的那个年代——没有沙皇的女儿和公主，只有氏族首领的女儿。正因如此，这些妙龄女郎到达一定年龄之后，离开已经习惯的生活环境。她们或者孤身一人，或者在亲属的陪伴下离家到某个特别的地方，并在

那里滞留生活一段时间。生活在数千年前的氏族首领年轻的女儿，以其真实的生活状态，为蒲松龄短篇小说爱笑的婴宁这个形象提供了滋养。

第4步 神圣的，近乎神秘的。为什么婴宁居住的小山村如此神奇？

对从小说中析出的那个特别地方神秘性的看法是不同的。比方说，我们早些时候曾指出，有这个地方同时也不存在这个地方。而迫不得已不计较这种状况的经典作家，力求从中挖掘出最大化的文学“素材”。这样做的，也包括蒲松龄本人。中国作家，似乎可以从不合逻辑的荒谬思想中获得美学满足，在婴宁和老太太生活的小山村所发生的一切，其实都是不符合逻辑的。事实上——村子首先是吴生虚构的，而且他竭力虚构得很逼真。但是王生却在现实中找到了那个地方。找到那个地方的还有王生之母派来找他的那些人。同时，当吴生本人来到自己虚构的地方时，却什么村子都没看到。“当他（吴生）来到应该有村子的地方的时候，任何房子都没找到。”这样，可以确定地说，任何路人在这里也没有发现任何东西。这个村子实际上到底存在不存在呢？

上文我们已经谈到了亚·谢·普希金的《沙皇萨尔坦的故事》。我们遇到了同样的情景。普希金故事的主人公格威顿大公来到了一座无人岛。沉睡之后，格威顿在岛上看到了一座神奇的城市。岛上的居民选举他这位年轻人为自己的统治者。接下来，不可思议的角色（嗑金果的松鼠，海上勇士和漂亮的姑娘）惊人地出现在这个城市。而这些角色实际上是格威顿年长的亲戚们竭力虚构出来的。而且最美好的虚构——绝妙的姑娘，成为年轻公爵现实生活中的妻子。但是我们想提醒大家注意，岛上起初是无人居住的，任何城市也没有。

通过分析世界民间故事材料，我们再次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蒲松龄的小说文本再现了某个共同的世界标准。我们在读到关于其他民族民间故事中特别地方的时候，也会遇到一模一样的情况。我们也会解同样的谜。一方

面并不存在什么妖邪怪异的地方。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它不仅存在而且可以到达。一方面， 无人知道妖邪怪异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去那里也“没有路”（蒲松龄）。另一方面——怎么去那里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至少对于主人公周围的人来说不是秘密。一方面，对于在妖邪怪异地方发生的故事没有人知道。另一方面——大家又非常熟悉它们。作为这些奇怪现象的结果是，主人公来到这个妖邪怪异的地方，完全不是由于一般的旅游，而是由于令人吃惊的出行，通常，还会有人陪伴。

民间故事中妖邪怪异的地方看似荒谬，其实在历史真相那里很容易揭开谜底。当人们了解了它最初的隐蔽性之后，谜底就被揭开了。妖邪怪异的地方，这是被刻意认真隐瞒的地方。不能对人们说起这个特别的地方——这是一个秘密。所以关于它人们更喜欢选择沉默不语。如果必须对某人说出这个地方（或者将某人派往这个地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往往不直说，而是用暗语迂回地说出来。民间故事中妖邪怪异地方的隐蔽性，还是可以将我们带回遥远的过去。为了认识这个故事秘密的根源，我们应该明白——生活在几千年之前的人们更喜欢在哪些方面保持沉默，他们隐藏了什么、把什么列为禁忌。关于哪些方面，他们实行最为严厉的消息封锁。

因此我们要指出一个重要的环节。作为滋养民间故事土壤的古代社会文化，具有深刻的宗教性。并且在古代的、魔法般的宗教理解方面也表现出宗教性。对于古代文化来说，话语远比话语所代表的东西重要。这种观念的形成，是因为在远古时人们坚信：话语反映了东西的真正的本质。出于这些神秘的观念，人们坚信，他们可以用话语或者另外一些符号改变物质。

对于我们来说，这种世界观很难理解，因为现代文化，正好相反，是非宗教化的。现代文化基于这样的观念，认识真正的现实是值得怀疑的，绝对的真理是有问题的。有鉴于此，顺便说一下，现代科学的侧重点在于探索真理的相对性。一般认为，理论，也就是概念（词语）系统，只是近似地反映

我们研究的现实。现代科学研究的态度反映了科学家们的谦虚，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认知的局限性，人们认知的范围应该更广。

古人的世界观是另外一个样子。他们相信，完全可以认识真正的现实，绝对的真理是行得通的。他们认为，名称，也就是表示名称的词语，反映了某种真正的本质。这样一来，如果一个人的名字被人知道，这个人就可以被掌控。基于这种魔法式的逻辑，人们认为，知道了东西的真正名称之后，就可以掌控这些东西。

从现代观点来看，古人认为自己意识所包含的东西是有客观现实性的，它依据自身的状况，可能超过物质世界本身。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自己的思维、意象、情感具有超自然的现实性。古人把自己意识的内容奉为神灵。这就是古人对待现实世界神秘处理方式的起源。对于古人来说，东西的名称和形象，用手势或者其他相似物质对东西进行的描述，远远重于这个东西本身。那些仅仅表示物质的东西——符号，是物质最本质的东西，是它的灵魂。大声地诵读经过世代校准的神秘词汇（咒语，祈祷文），物质的复制品被用于举行宗教仪式的活动。这些古代宗教仪式的参加者坚信，他们可以掌控这些物质本身，维护世界的秩序。由此出发，根据这样的逻辑，就产生了如下结果：大量的狩猎，牲畜和土地的繁殖力，孩子们的出生。按照古人的这种观念，如果他们停留在魔法般的活动中，也就是以仪式的方式停留在现实世界的仿制品中，那么这就是环绕他们的，也是令它们崩溃的世界。

插入上述补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民间故事中妖邪怪异地方的隐蔽性。这个特别的地方，正是氏族公社时期古人宗教活动中心的神秘诠释，在这个地方常常举行一些宗教仪式。现在谈谈古代的圣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仅是宗教的，也是政治的、科学的、艺术的，最终也是教育的中心。在这里，优秀的猎人、收藏家和医者进行着各种各样的魔法活动。这些活动以自

已独特的形式再现着氏族活动的关键时刻。这些魔法活动和与之相关的知识与能力表现得如此重要，唤起了氏族神职成员的虔诚态度。

以上陈述让我们明白，在古代，由于什么原因古代的圣地被列为禁忌，也就是以最严格的形式被保密。这个原因就在于把氏族魔法中心隐瞒起来，避开别人的耳目。首先要对其他氏族的代表保密，这些人被自动地认为是盼望自己习惯的世界毁灭的破坏分子。这个消息也要对联盟的，所谓异族婚姻氏族（也就是那些与之有嫁娶关系的氏族）的代表保密，也要对氏族公社内部的世俗人员保密，还有年轻人，就是：孩子们和少年们。

对于异族氏族这个秘密永远不会揭开。但对于联盟氏族和本氏族内部的年轻人秘密应该被揭开。这会在生命的某些特定的、魔幻般染色的时刻发生。在开始教学，氏族成员成人礼和婚礼时会被揭开。

当我们在民间故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发生在妖邪怪异地方的奇怪事情时，首先是人物角色行为的怪异时，应该做出如下理解。民间故事中发生的事件来源地转入关于上述古老的圣地和参访特点秘密的揭示阶段。这个观点完全符合蒲松龄的作品意图。

与氏族年轻成员（新娘）相关联的线索，由小说中的角色婴宁得到体现。当到了应该对地位尊贵的婴宁进行关于氏族秘密的教育时，她从老家被转移到氏族圣地。为了在志怪小说中反映这个历史规则，婴宁小时候就离开故乡，搬到妖邪怪异的村子生活。

与联盟氏族代表历史性相关的线索，由王生这个角色来完成。我们重温一下，新郎氏族与新娘氏族结成联盟是根据外婚制的原则确定的，也就是说必须在相邻的氏族公社找一个婚姻伴侣。这就导致了新娘的氏族秘密也与新郎关联起来。因此在某个时候，这个妖邪怪异的地方也向恋爱中的、苦寻自己伴侣的王生揭开了。

王生与婴宁之间难解的意外，引导他们在不同的时间来到这个奇怪的小山村，这种意外完全不是偶然的。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和历史原型的命运——古代外婚制制度下的新郎与新娘结合在一起，而氏族圣地的秘密会在不同的时间由年长亲属们向他们揭示出来。

第5步 象征性的世界中心。小山村描写的背后隐藏着什么？

研究一下蒲松龄在志怪小说中有关小山村的描写与世界民间故事中关于妖邪怪异之地典型描写的相互关系，应该是非常有趣的。小说中对存在于远古时期氏族圣地的描写是非常充分的。

在世界各国民间故事中，妖邪怪异的地方通常是伴随着这样的情节出现的：在莽荒之地，出人意料地出现了一个适于居住的地方。比如，在疲倦不堪、心神恍惚的远行者面前，在茂密的森林中，突然让出一条道路，出现一片开阔地带。或者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出现了一座岛。或者在山区突然发现了一片凹地（就像王生身上发生的一样）。山——这是最接近天空的风景元素，意味着接近另一个世界，神的世界。对于中国民间故事来说，山是各种神奇故事集中的地方，足以让我们想起著名的《山与海的经典》（山海经）。这是一部中国古代神话（也意味着魔幻式的）地理的百科全书。

在世界民间故事中，这些妖邪怪异地方共同的区别特征是——与一般的人类世界深深的对立。这种对立包括遥不可及、不易到达和与世隔绝。与此同时，在这些妖邪怪异的地方，也明显表现出一些像人类生活方式的东西。要是真的在山上发现一个妖邪怪异山洞，那么它一定是经人类之手加工改造过的。这个山洞应该有石头台阶，石门，入口还有灯（比如，中国民间故事《五姐妹》中的山洞）。在妖邪怪异之所，常常有各种各样的建筑物：茅舍、小楼、废弃的教堂和其他建筑。或者是这些建筑的综合体。最后还可能会看到带有几个房子和有附属建筑的院子，城堡，完整的宫殿，小村子或者有郊区的小城市。这些类型的建筑，我们会在上述分析的民间故事中看到。在《白

雪公主》中是地神小屋。在《美人与丑八怪》是一座宫殿。在《睡美人》中是一座城堡。在《沙皇萨尔坦的故事》中 [15]，大公格威顿在无人岛上一觉醒来看到一座城市——“带有很多女墙的城墙，白墙的后面是教堂和圣修道院的闪闪发光的圆顶。”

妖邪怪异地方的建筑物，总是通过不同的方式与阴间联系在一起。这再一次证明，我们看到的民间故事所反映的正是这些古代圣地，这些圣地在古代社会起过重要作用。丧葬（祭祀）元素是圣地综合体的重要部分。葬地是阴间界限的标记，古代学者认为，圣地也属于此列。难怪考古学家指出，在世界各地已经发掘了很多圣地——除了祭品和瑰宝之外，一定会发现大量的颅骨和肢骨（动物的或者人的）[17]。在民间故事中，特别是在远古的真正民间故事中，也发现了同样的东西。环绕着民间故事中所描写的妖邪怪异之所，分布着“另一个”世界（更坦白地说就是死）的象征物：“整个宫殿四周围满了高高的栅栏，绵延十俄里，在每一个木橛上都插上一个头颅。”（亚·尼·阿法纳谢耶夫，民间故事《海上沙皇与绝顶聪明的瓦西莉萨》[2]）。或者是这样的：“用人的骨头做成栅栏围着农舍，在每个栅栏上都竖立这一些人的颅骨，这些颅骨上还有眼睛”（亚·尼·阿法纳谢耶夫，民间故事《美丽的瓦西莉萨》[2]）。

我们应该沿着这条远离人类世界、有阴间象征符号的轨道来研究蒲松龄所描写的小山村。根据小说的文本，在大山深处“丛林与鲜花盛开的大地中间，好像隐藏着一个小村子……这里房子不多，都是些简陋的茅舍，虽然看起来外观很干净、很招人喜爱。”这个小村子，就像后面揭示的那样，坐落在坟丘上。令人惊讶的是，当吴生将小村子的地址告诉王生时，实际上是说出了自己的一个远亲的墓地。由此而展开了下面饶有情趣的情节：吴生成为正式媒人之后，来到了自己指示的那个妖邪怪异的地方。但是他没有找到任何村庄。然后吴生出人意料地着手寻找坟墓。这篇志怪小说就是这样描写这

个情节的。“当他来到那个应该有村庄的地方，没有找到任何房子，只有一些山花，而且已经凋谢。他想起了，姑母的坟地好像离这里不远。但是坟丘已经长满野草，并且被夷为平地，根本无法看清。”

在王生去过的妖邪怪异小山村，有很多原始动物和植物。这种状况也有自己暗含的历史性言外之意。未经驯养的动物和野生的植物是死亡的独特象征。根据古人的观念，这些东西和过去，和祖先，也意味着，和阴间紧紧联系在一起。古代氏族公社的图腾（或者始祖）有动物或者植物的外形，就不是偶然的了。之后，由这种图腾发展成人类首批文明的兽形神。

关于蒲松龄在这篇志怪小说中所述的野生动物方面，我们应该谈一谈。这个小山村的土著居民，不是别人，而是妖媚的狐狸。也就是善变的狐妖。这种状况我们会在后面的文字中详细研究。说到植物，可以说这个妖邪怪异小山村的院落完全淹没在鲜花盛开的绿植中。“家（住着爱笑的婴宁的家）门口盛开着柔软而光滑的柳树，墙内桃花杏花错落交替，修竹间生其中，自由的小鸟在叶子上飞来飞去，并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整个院落（婴宁家的）布满鲜花，暖房和花坛……野生苹果树枝像要找什么似的伸向窗内。”应该指出——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家旁的，而是野生的植物，包括桃树、杏树和苹果树。再看下面的描写：“第二天王生来到屋后的小花园……柳树花铺满了整条道路。花园里有一个小亭子……盛开着鲜花的树木环绕四周。王生静静地走着，从花丛间穿过。”

研究者特别关注民间文学中自然生长的植物群。这样，根据弗·雅·普洛普的意见，对民间故事中妖邪怪异地地方来说，丛林、难以通过的绿叶或者野生花园等很常见的形象，是这样——一个证明，它在自己的描写中反映了人类前农业时期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保守地，从本质上说是宗教性地保留在神圣的、与古代氏族公社祖先相关联的制度中。而有关王生与野生植物（山里的、森林里的等等）相关事实，我们通过与其他民间故事文本的对比更加确

信，其中包括中国民间故事。比如：“姐妹登上山头（那里有一个神秘的山洞），那里美不堪言。天空五颜六色，树木绿油油的，草地鲜艳无比，这样的颜色简直没有，还有花羽毛的鸟！山桃和野苹果如此之多，以至于压弯了枝头（中国民间故事《五姐妹》）”。

至于妖邪怪异的建筑物内部究竟有什么，需要引起格外关注。所见之物通常会引起故事中的主人公、作家，最终是读者的惊讶。“她们（故事中的女主人公）马上动身去环视内室，惊讶不已，在那里她们什么没有看到呢！”（夏·佩罗 故事《蓝胡子》）。主人公的惊讶当然是有根据的。沿着这样的建筑慢慢地走，年轻人能够发现这样的地方，那里有怪物勇士、巫师。或者在那里发现坐着一个有智慧的老头儿、老妇人，受苦受难的姑娘（姑娘们）或者小伙子（小伙子们）。或者看到又唱又跳的野兽和鸟、魔鬼：“它们抓住他（走进房间的主人公）……开始跳起了瓜德利尔舞”（故事《瓦纽什卡》[14]）。在这些房间里有各种魔幻神奇之物（生产工具，武器，书，图画，乐器，雕塑等等）。在这些房间里还有珍贵的宝藏，沸腾的锅，最后——骷髅，尸体，悬挂的或者被看成一段一段的动物和人的身体（详见 [10 章, «大房子»]）。

在蒲松龄短篇小说中，小山村也有这样的建筑物。这就是爱笑的婴宁家的老太太生活其中的房子。由于某种原因，王生起初误认为这个房子是某个贤士的房子——“王生想，这个花园和房子好像是某个读书人的。”蒲松龄对这个出乎意料的联想的强调是值得注意的。而且王生的这个想法在某个方面是对的——原来老太婆识字，并且在她家里有一些书。这位中国作家附带展示的这些细节，对于研究者来说具有附加的意义。我们越深入民间故事在自己范围内所折射出的古代，读书人就更多地成为魔法师，书越具有巫术的属性。好像作家的想象力并不是天马行空的，经过一些复杂的相关链条，这种想象力总是能够和历史的真实性联系在一起。这样，归根到底，妖邪怪

异之地的这些人和物，在故事中和古代仪式的参加者有关系，和神圣的道具也有关系。

爱笑的婴宁家的老太太所居住的房子是这个妖邪怪异小山村的中心。但在这个院子里还有自己另外的一个中心，某一个起始点。这是一个典雅的“由三个小房间组成的厢房，整个厢房掩映在鲜花盛开的树木之中”，这可能是一个——休憩与静思内省（静坐冥想）之所。女主人公家的老太太没有直接说到这个厢房，而是建议客人自己参观一下它。就在这个环翠绕绿的厢房旁边，王生向婴宁表白了自己的爱慕之情。

第6步 魔法导师。爱笑的婴宁家的老太太是什么人？

爱笑的婴宁的年长亲属是这个山谷中的土著居民。她就是婴宁家的老太太。王生是在走进这个村子之后，才遇见这位老太太的。当时他停在了看似“某位读书人”的房子旁边，还没有拿定主意走进去。走后，经过漫长的等待，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太太从房子里走出，向他走来，问他这样一个问题：

——先生，您从哪里来？……您想干什么？……

王生一跃而起，给老太太请安，并回答道：

——我想看看我的亲戚。

老太太有些耳背，不知所措地说：

——我听不见！”

蒲松龄描绘的好像都是平淡的生活。爱笑的婴宁家的老太太给读者的第一印象是：王生面前站着一位外表很普通、有点儿耳背的老太太。在接下来关于王生在山区居住的描写中，这种印象始终没有改变，作者也没再补充什么细节。老太太唠唠叨叨，在家人面前有点专横，当然也不是没有一点儿幽默感。她生活简朴，但是却并不卑贱。这是一个爱操心和慈祥的老太太，一直坚持为自己的孙女找一个合适的伴侣。但是如果把这位独特的老年妇女形象看作是蒲松龄纯粹的虚构，则是不正确的。

生活在妖邪怪异之地的这位老太太——在民间故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民间故事）中是一个极具普遍性的人物。这个人物之所以具有普遍性，是因为这个神奇的老太太在小说中承担一定的作用。为了理解这个人物，我们看一看几个民间故事。

这是中国民间故事《五姐妹》。姑娘们在丛林弥补的山上迷路了。已经是深夜了，姑娘们发现一个装饰粗糙的山洞——有台阶、灯等等。山洞里有一个老太太。她已经久居此地了。看到姑娘们以后，老太太告诉她们：

——“瞧瞧，你们不知道，你们误入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这座山叫做熊山，这个洞也叫熊洞，因为这里住着一个熊妖。它不吃煮熟的饭菜，只知道狼吞虎咽地吃人。谁要是路过这里，就会进入它的魔爪。你们看看，洞中的白骨已经堆积如山了。”

姑娘们问道：

——“老奶奶，那你是谁？为什么熊不吃你，饶恕你呢？”老太太回答道：“它也想吃我，用爪子把握拖到这里。只是因为老了、干瘪了，皮包骨头。这样它才不再吃我，吩咐别人把我扔到屋后，严加看管。”强盗未婚夫

我们再看一个民间故事，这次是西欧的——《强盗未婚夫》。姑娘在找未婚夫的过程中，来到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森林宫殿，遇到了一位老太太。

“——‘您能不能告诉我’，姑娘说，‘我未婚夫是住在这里吗？’

——‘哎呀，可怜的孩子’，——老太太回答说，——“你这是来了个什么地方！要知道这是一个强盗窝。你以为，你是未婚妻，很快就要举办婚礼了，但在举办婚礼时等待你的将是死亡。看哪儿，看到了吧，那一口装水的大锅，当他们抓到你并残忍地大卸八块之后，我必须去烧那口锅，然后他们

把你煮熟并吃掉你；要知道他们都是吃人的野人。要是我不因可怜而就你，你就完蛋了。”（格林兄弟，民间故事《强盗未婚夫》，版本 [6]）。

正如我们所见，中国和西欧的民间故事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有老太太参与的民间故事在世界民间故事中有很多。显而易见，逗留在妖邪怪异之地老太太给故事注入了某种情节，这种情节连作家本人也不能完全理解。由于这种不理解，作家认为老太太，准确地说，是故事情节的牺牲品。好像是，一个不幸的老女人由于偶然被迫远离自己习惯的世界。并且与妖魔、强盗等等共同生活在一个奇怪的地方。这个老太太被迫与他人共同参与各种各样“黑暗”的事情。其中包括参与各种暴行，比如——吃人。她非常同情误入妖邪怪异之地的客人们，竭力帮助他们——“我们逃跑吧；我等这个合适的机会已经很久了。”（格林兄弟，民间故事《强盗未婚夫》，版本 [6]）。

可是，在这些民间故事中，侧重点有所不同。在西欧的民间故事中，看起来常常会有这样的题材，那就是森林小屋，里面住着巫婆，专门诱来儿童和少年。在这里，生活在妖邪怪异之地的老太太不只是参与者，也是可怕事件的组织者。在俄罗斯民间故事中也有类似的题材。谈到有名的老巫婆雅嘎，她就正是这种食人者。来到她家的客人都被这位女主人视为食物——“是他们自己滚到我嘴边的”。并且我们想指出，老巫婆雅嘎不仅仅是具有令人死亡特征（白骨，颅骨）的家庭女主人。周围的野兽与鸟群都服从她，自然力服从于她，昼夜时间等等也服从于她。

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个角色背后的历史原型，这个神秘老太太的真正角色就可以真相大白了。生活在妖邪怪异之地的年长老太太，反映了远古母系氏族时期的历史。她其实就是巫师，氏族公社有地位的女祭司，在远古圣地说了算，并且组织各种仪式的举行。为什么神秘的老太太总是与动物、与死亡、与食人、与青年人联系在一起呢？因为历史上真实的女祭司总是与动物和死亡的世界、与氏族祖先、与显出青年人祭神的仪式联系在一起。

在民间故事中，神秘老太太总是与各种妖魔鬼怪联系在一起。她能统领各种各样的动物——因为她具有远古时期狩猎的特殊妖术。在远古时期没有农业与畜牧业。人们食物的基本来源就是狩猎。获知动物的居住地，最大限度地像动物，最终在某个时段成为动物，对于原始人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为了能够和动物交往，女祭司本人应该表现出某种动物性。

我们想特别强调一下，在远古时期人们的意识里，死亡的世界与动物世界是有交叉的。因此在这方面，举个例子来说，动物在远古被认为是祖先（图腾）。具有与动物沟通能力的女祭司，也可以和灵魂，尤其是祖先的灵魂进行沟通。要知道，人们的平安，取决于先祖灵魂对生活在现实世界子孙们的赏识保佑。但是为了和祖先灵魂进行沟通，女祭司本人在这个时刻理应成为一个神。

神秘老太太对姑娘和小伙子们进行的或隐或现的攻击，实际上专门反映了古代的教育过程。古代女祭司的任务之一在于向青年人传递祭神的知识，也为训练他们按照生命活动的主要方向进行祭神仪式提供知识，历练本族与外族的青年人（祭神活动追逐者）。

在初步弄清世界民间故事中老太太们的作用和隐藏其后的古代女祭司的作用之后，让我们再次将目光转向爱笑的婴宁家的老太太，一位普通的、有点儿耳背的老太太。短篇小说的结尾部分出乎意料地揭示出，她原来是一个狐仙。这个饶有趣味的细节是在王生与婴宁已经结婚之后被发现的。“有一天晚上，婴宁和丈夫就这么坐着，突然哭了起来；而且泪如泉涌。丈夫很吃惊，而她，呜咽着，告诉丈夫：

——以前我没有告诉你这个，是怕吓着你……。我母亲在去世之前，将我交给了一位女鬼，我就一直住在她那里（在山村）。”

作为爱笑婴宁家的老太太的鬼，不只是个妖精。这个鬼还是一个无实体的灵魂，也就是——一个死去的人。由于这些特点，爱笑婴宁家的老太太就

可以进入人的梦中和睡着的人交流。正因如此，王生才得以在最后一次看到她。这件事情发生在王生按照妻子婴宁的请求做了一件符合神意的事情之后。那时，他在梦中看见一位狐仙老太太。她是来感谢王生的。

爱笑婴宁家的老太太掌控着这个神奇的鬼村。她住在村子的中心，住在那所看似书香门第的房子里。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同时也是动物，还是死人。从古代人的观点来看，氏族公社圣地的女祭司正是这样一个人物。

顺便说一下,老太太身上的各种各样的老年性毛病：精力不济，耳背以及其他的，让我们触及到另外一个主题。说的是所谓的“已是老年化”的问题。问题在于，在古代人们的寿命并不是很长。因此很少有人活到很老，他们在社会中的作用也不大。而在民间文学中，完全相反，这种作用却很大。这是因为老人在仪式上的作用很大。并且在举行仪式的时候，年龄更年轻而活泼一些的人们，尽力模仿老年人。关于这种模仿的原因，人们是有争议的，对于这些原因的推测，依赖于民族学的研究成果。这样做，可能是因为，对古代的意识来说，老人是非常难看的，因而他们更接近怪物或者以动物界的方式存在的怪物之外的某种东西。他们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更接近死者，显然也就离阴间较近。最后，老人们是有智慧的，也拥有道德方面的威望。也就是说，从这个观点来看，老人总是与动物，怪物和死者，整个来说与另一个世界紧密相关。

由此，也就是由于年轻人在举行仪式时对老年人的模仿，在民间故事中还产生了一种变形的情节。祭司（祭司）所擅长的不仅仅是变成某种动物——变成狼人，也不仅仅可以变成无实体的神——死者。他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变成老年人——一个老者。年轻人迅速老化，或者相反，老年人快速年轻化，这样变化能力在民间故事中保留着。在有男性人物出现的情况下，像蛇身怪物这样神奇怪物的形象是有例证的。神奇的蛇身怪物是祭司，是伟大的巫神。他寿命很长，也有智慧，也富有经验。他拥有多种宝物和神奇的东

西。这样的话，如果进一步列举他的特点，原来是：“民间迷信传说中……赋予他（蛇身怪物）特殊的能力，他可以将自己可怕的形象改变为极富魅力的美少年” [3]。蛇身怪物不仅是妇女盗窃者，也是女人的诱惑者，在他面前没有哪个女人抵得住诱惑。正因如此，妇女因蛇身怪物（或者龙）而失节的情节，成了民间文学中固定的情节。

类似的情景也发生在民间故事中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老太太和少女之间存在着异乎寻常的关联——“说起巫婆，她或者是很久以前的老太太，或者是妙龄美女” [3]。我们不止一次使用的民间故事《白雪公主》（选自《格林兄弟童话集》）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女主人公的继母好像是一位凶悍，但同时又非常漂亮的年轻女人。在整个王国里，没有谁比她更漂亮。当白雪公主逃到森林并开始神奇的小屋里和地神们一起生活的时候，继母来找过她几次，企图杀掉她。但是继母是以什么形象来找继女的呢？她都是以老太婆的身份来的！第一次她装扮成一个老商贩，第二次——装成另一个老太婆，第三次——是手里提着一篮子苹果的老农妇。

因此，当我们把目光转向爱笑婴宁家的老太太时，我们应该理解这个老年形象的虚拟性。如果翻看词典就会发现，狐仙“通常是以有着迷人外貌、娇人可爱的美人形象出现的，但有时候会转变为老女人”（维基百科）。换句话说，长着女人外貌的鬼，在山村里遇见王生时，毫无顾忌地欺骗他。普通、有点儿耳背的老太太这样的假面具是为了成功地嫁出自己的孙女婴宁。爱笑婴宁家的老太太可能——类似白雪公主的继母——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在小说集《聊斋志异》的一篇短篇小说中，蒲松龄描写了一位经验丰富，孜孜不断地追求永存的狐仙。这个仙女一直陪伴着从生到死钟爱她的书生，始终不渝。“这个姑娘刚刚到了‘及笄的年龄’（也就是 15 岁），非常漂亮，像带着露珠粉红色的出水芙蓉，又像被轻雾浸润的杏花。娇媚万千，姿态优

美，勉强看得出她的微笑，她的漂亮脸庞简直可以说是沉鱼落雁。”（蒲松龄，短篇小说《胡四娘》）。

就像我们看到一眼，爱笑的婴宁家的老太太与她生活的妖邪怪异之地极为相称。

第7步 从日落到黎明。在妖邪怪异村子里教什么？

就这样，在妖邪怪异村子轮廓的背后发现了氏族公社古老的圣地，而在爱笑婴宁家的老太太的背后则发现了具有历史真实性的女祭司。为什么民间文学从遥远的过去带给我们的正是这些细节呢？民间文学与仪式的这种密切联系缘何而来？在品评古人的魔幻想法之后，回答这些问题是有可能的。

人类生命活动的基础是物质的。从古人意识的观点来看，源于符号对物质性东西的控制的魔法，起着重要的生产作用。因此，在古代人们的任何活动——狩猎，采集，生产工具，婚姻关系等等——都带有魔法性质。这种魔法具体表现为会在特别的地方（圣地）举行相应的仪式。这样的话，在这些特别的地方对青年人进行的专门培训，也就与关于语言、手势、舞蹈、图画、雕塑和其他符号方面魔法知识密不可分。

如果我们追根溯源地阅读世界各民族的民间故事，就会发现魔法知识方面更为广阔的空间，而这项知识正是传递给年轻一代的。让我们来再现一下它的基本要素。

狩猎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占据中心地位。这一点在世界各国民间故事中得到了反映。猎人，那些射杀或捕获野兽与鸟类的人们称为民间故事的主角。这些人可能有第二种，就是说动物性实体，也就是——他们自身可以转化为动物，成为妖怪。也有以婚姻伴侣的形式（未婚妻/未婚夫，妻子/丈夫）出现的妖怪。主人公的亲属或者朋友都有可能成为这种妖怪。还有一些特殊类型的神奇动物帮手——熊，狼，狐狸，雄鹰，乌鸦，其他野兽与鸟类。人变成动物的主题在民间故事中是非常普遍的。为了确信这一点，只要仔细听听世

界各国民间故事的标题就足够了：《沙皇萨尔坦……和天鹅公主的故事》、《青蛙公主》、《蛇公主》、《熊》、《凤凰—明亮的雄鹰》、《汉斯刺猬》和很多其他作品。正像前文指出的那样，民间故事特别反映了古代氏族公社的活动。关于动物习性的知识，模仿动物的能力，是氏族公社对年轻人进行魔法教学的重要课程。

民间故事中对“采集”这个词给予最广泛意义上的关注。主人公在自己的工作中，寻找、收集、挑拣和利用各种植物，蘑菇，蜂蜜，最后是矿物与矿石。

女主人公接受的复杂任务是常常接触植物和植物种子的挑选。比如，民间故事中的灰姑娘，接受继母给的任务，挑选小扁豆、豌豆、黍子的种子。在古代采集植物的重要性很难重新评价。植物的各个部分——从根到种子——都是人类食用与药用粮食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很有意思地注意到，民间故事中与植物有关的操作，通常是由妇女来完成的，是妇女形式的工作。正是如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妇女在生产管理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正是因为她们的活动，可能带来了所谓的“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大约在一万年以前）。这场革命的结果是使植物成为农作物。当然也就说到了蔬菜栽培与耕作。毫无疑问，采集也是古代魔法教育的重要课程之一。

在挑选植物种子的时候，灰姑娘得到了动物们的帮助（其自身也是非常出色的）。而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的瓦西莉萨在解决同样的问题时，采用了另外一种做法。她求助于洋娃娃的帮助。当她需要逐个挑拣小麦种子的时候，她首先在洋娃娃面前进行祈祷，这个洋娃娃是母亲临终前赠给她的。“《瓦西莉萨 开始喂自己的洋娃娃。小洋娃娃吃过之后对她说……‘一切都会做好的，瓦西莉苏什卡！’”（亚·尼·阿法纳谢耶夫，民间故事《美丽的瓦西莉萨》[2]）。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的洋娃娃还表现出另外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细微之处。这是古人生活中重要时刻的平面画像（绘画）或者立体画像（雕塑）。这些狩猎

场景，首先是，狩猎目标——动物，日常生活和性关系等方面画像，也具有深刻的魔法意义。考古学在山洞里发现了众多的壁画，男人和女人小雕像（比如，著名的《维纳斯女神雕像》）。还发现了一些被长矛穿过很多眼儿的野兽大雕像，这些长矛在两万年之前就有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在这些人工制品中，发现了其中针对年轻人的教学道具。“在带有壁画与地上雕塑的洞穴圣地里，考古学家在柔软的土地上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们的脚印——鲍·亚·雷巴科夫院士写道，——这些印记大部分属于 10—12 岁的少年[16]”。“魔法元素贯穿于旧石器时代狩猎者生活的方方面面——鲍·亚·雷巴科夫院士继续写道——在青年时代，当他获得了‘中学毕业证书’之后，人们把他带到山洞，深入到地下，给他展示了神秘而充满魔力的绘画”（出处同上）。正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在恢复距今数千年甚至数万年的古老仪式意义方面，考古学的资料与民间文学的资料是互为补充的。

在世界各民族的民间故事中都有一项比较难的织粗麻布（地毯）任务，不过，这项任务对姑娘们来说，不是什么难事。这里我们想重申一下，线制品（绣花、精纺、编织等等）是古代的一种魔法艺术。并且，这种艺术按照传统是属于女性的。这种工作所需的工具——针、纺锤和其他的——，根据古人的意见，具有某种魔幻的力量。“线”本身也被赋予深刻的魔法意义：在神话中，女神可以纺出命运线、生命线……，当然也可以扯断它们。“线”的魔法意义决定“节”的魔法意义（如果说到中国，风水中“节”的关键作用可以成为这方面的例证。）在民间故事中，依据线制品的质量，可以检验女主人公的诚意。如果女主人公虚情假意，那她就无法通过这个检验并遭受惩罚。如果她是真诚的，那她可以完成任务并获得报酬（出嫁）。

在民间故事中也对舞蹈、音乐与歌曲给予了足够的关注。故事中描写了各种大大小小的舞会，故事里的女主人公（美女、灰姑娘、青蛙公主和其他人物）经常参加这些舞会：“她们（十二个公主）来到宫殿，沙皇带着侍从

遇到了她们，音乐演奏起来，她们开始跳舞；一直跳呀、跳呀，跳到鞋子磨破为止”（民间故事《夜舞》[2]）。神秘的动物以及众多国际民间文学中的代表在这方面也当仁不让。研究者指出：“蛇眼蝶、褐泣猴、自然女神、声音悦耳的塞壬、埃尔弗、水妖、维拉、美人鱼和巫婆都喜欢唱歌、音乐和舞蹈”[3]。这一切都意味着，对待这些艺术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艺术是远古魔法实践、萨满巫术的独特反映。苏维埃学者弗·雅·普罗普关于这一点写道：——“这些（戏剧化）的演出……，不是舞台场面，它们是作用于自然的魔法方法”（[12]，83页）。这些也教给了年轻人。

古人认为人的意识是超自然的。古人对人的意识现象严肃态度促进了他们对心理现象实践兴趣。巫师（祭司）可以操纵普通人，令其入梦，看到梦境。在民间故事中我们看到了相似的情景。在民间故事中，通常是有经验的巫神给你们“念咒”。但是掌握这个技巧的也有年轻魔法师，也有我们的一一“智慧的少女”。也就是说，这种技巧不仅仅是专门训练带来的结果。可能，我们在蒲松龄的志怪小说中能够发现令人如梦，看到梦境的最好例证，那时我们当然会看到以狐仙形象出现的古代巫师（祭司）。这种神奇的狐狸竭力地使人相信看到的梦境：空旷原野上神奇的小楼，火灾，摆着食物的桌子，银块和很多其他东西。

在短篇小说《受了侮辱的胡氏》中，这种情景达到了荒诞的程度。由于拒绝与自己的亲戚成婚，狐狸们就向村民们宣布开战。但是每一次战斗，都转变为对人们并无伤害的嘲弄。他们射出的箭，原来是都是些牛蒡叶子。所用的刀，原来是用花做的。来到这里的可怕巨人——原来是用干草做的稻草人。最后，他们骑乘的那些动物，原来都是些昆虫。当人们抓住其中一种动物，认为它是头驴的时候，发生了下面的场景。“人们看了看这头驴，发现——它的毛是黑色的，耳朵被挤伤过，尾巴长长的。这头驴非常高大。人们

给它套上笼头，开始拉拽，但是它不动。人们就开始打它，在打击下它倒下了：哼哼……，原来是草丛中的一只昆虫唱了起来。”

这场战争是以另外一种狐狸与人的婚约形式结束的：雌狐嫁给人取代了雄狐娶妻。村民在这个契约中只得到一种好处，因为这个姑娘擅长占卜。“这位年轻的妻子，原来可以预测年成的丰歉。因此在所有的生产经营中，大家都十分重视她。”。顺便说一下，占卜还是古代一种重要而又非常有价值的魔法课程。

我们可以继续列举民间故事中主人公的能力与知识。但是已经非常清楚的是，这些东西已经不少，它们反映了那些存在于古代社会的众多活动形式。考虑到它们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可以得出结论说，在古代存在一整套针对年轻人的“教育综合体”。这个综合体包括教学过程，有经验的教师和用于培训的地方。如果注意到这种魔法教学的构成，那么显而易见，教学的最重要的部分是在古代圣地进行的。

第 8 步 魔法学校的学生。爱笑的婴宁本人做没做过魔法师？

初看起来，婴宁是一位寻常的 16 岁可爱姑娘。她常常毫无缘由地大笑。然而这种笑声始终保持着一种无忧无虑的青年人的感觉。——“她就爱笑个不停，……不过笑起来 婀娜多姿……。家里所有的女子看到她的笑，也忍不住开口笑起来。”不过，在爱笑婴宁的命运中，在她的行为中，在她的言谈举止中，有一些与众不同之处。让我看看蒲松龄自己毫不夸张地强调的一些瞬间。

首先，爱笑的婴宁是人与狐所生的孩子。王生的母亲始终怀疑自己的儿媳妇是鬼。她时而安排儿媳妇与其他姑娘睡在一起，时而面对太阳观察她的体型，以寻找狐狸尾巴。小说中的这种寻找带来了喜剧效果，不过我们对这位疑心重重的女性的智慧也要做出应有的评价——婴宁确实是会变化的妖。

“我确实出身狐狸家族”——她在向丈夫坦白的时候，承认了这一点。

在短篇小说中，爱笑的婴宁不止一次地表现出自己的狐性。不过，小说中间接的暗示也有很多。这样，我们可以推测，当婴宁住在妖邪怪异的山村时，是以狐狸的容貌出现的。因为实际上这样村子并不存在。这不过是鬼怪令人产生的幻觉妖术，这些鬼怪等待着王生的到来。平时这个地方根本不是什么村子，只不过是一片荒野，荒野上有一个环绕爱笑的婴宁母亲坟墓的狐狸洞。亲戚吴生去往的地方，正是这样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那个地方，正如蒲松龄用富有诗意的笔触所写的“只发现了一些山花，而且已经凋零”）。不过王生却看到了这样的画面。要知道，在小说的结尾处，他再一次前往“东南山区”。根据年轻妻子的请求，他是去做一件善事——迁她母亲的坟。然而，他去过并在那里找到自己心爱的姑娘的地方，再也看不到了。

说起爱笑的婴宁变成动物的过程，我们发现在世界民间故事中还有一个规律。根据这个规律，妙龄女郎应该从离开故乡的那一刻开始就得穿上兽皮，一直到出嫁前都不能脱下。我们再次重温一下与此相关的夏·佩罗遗作中的片段：“公主给自己穿上丑陋不堪的驴皮，用炉灰涂脏自己的脸，没有被任何人察觉，从城堡里溜走了”（夏·佩罗，民间故事《驴皮公主》）。这种身穿兽皮的行为完全不是偶然的。也有相反的变化过程。这个变化发生在，比如说，俄罗斯民间故事《青蛙公主》中。当脱下青蛙皮之后，女主人公在自己丈夫面前是以绝美女子的形象出现在他父亲的宫殿里。而以下是另外一个相似的德国民间故事：“门（妖邪怪异之地）开了，他（主人公）看到——面前坐着一只又大又胖的蟾蜍，它的周围有很多小蟾蜍……他随着拿起一只，把她放到黄色的轿式雪橇上；然而她刚刚坐下，就立刻变成了一位美丽动人的少女……他吻了少女，快马加鞭地把她带到国王（父王）那里”（格林兄弟，民间故事《三根羽毛》[4]）。最后的这个片段是最有说服力的。在我们看来，以胖蟾蜍为首一群蟾蜍，和中国短篇小说中以爱笑的婴宁家的老太太为首的

狐群之间的相似性是非常清晰的。婴宁的动物形象，与其婚前训练密切相关，再次显示了世界民间故事的主流。

继续追踪研究婴宁的能力，我们发现，她可以与逝者交往。这个姑娘可以描述阴间的场景。比如，她这样向丈夫说明为其狐狸母亲迁坟的必要性。——“我母亲躺在山里……，她的坟墓里充满了悲伤烦恼”。但还不止这些。此外，狐仙们还可以与死人（和睡着的人在梦境中）交流，她们还可以是看不见的。蒲松龄常常在自己的短篇小说中描写狐狸的这种本领。比如，一个姓冯的人认识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他邀请姑娘到自己家里来。“当她（狐仙女）走进木匠家的时候，冯家没有一个人看得见她，到这个时候，冯木匠才明白了，她不是一个人”（短篇小说《冯木匠》）。在世界民间故事中，人物的“不可见性”是非常普遍的。以下都是民间故事最惯用的情节：有人对男主人公或者女主人公说话，可是看不见说话的人，或者有看不见的仆人在为他们效劳（比如，在空空的城堡里，客厅的餐桌上自己出现了精美的菜肴与饮料）。有魔力的动物与怪物最擅长这种隐身术：“怪物哭了就消失了”（民间故事《美女与怪物》[20]）。婴宁无疑具有这种隐身术。

应该指出，和逝者、睡着的人交流、不可见性，所有这些正是鬼神的特征。对于古人的意识来说，转化为鬼神与转化为动物是有关联的，因为它可以将逝者（因没有躯体而不可见）与动物联系在一起。

爱笑的婴宁是一位有经验的天才女裁缝。这是故事中这位仙女的另外一个特征，这个特征表明了古代妇女必须具备针线活这项能力。年轻的夫人嫁到王生家以后，就经常而又乐于干针线活。关于这一方面，蒲松龄写道：“她的针线活手艺独一无二，精美绝伦，又灵巧又精细”。我们应该说明这个重要的情况。

婴宁还有另一个性格特点——她对植物有难以抑制的热情。她，就像森立女神德利阿达——经常爬到树上，并坐在鲜花盛开的枝头。她常常说起各

种各样的花儿（杏花、桃花、玫瑰和其他）。花，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婴宁的一张名片。她“酷爱各种各样的花儿……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家里（王生家）的门廊、台阶、栅栏，甚至厕所全是花。”她在和自己未来的丈夫第一次见面时，也是手持一枝花。这个男子爱她爱得神魂颠倒，从未离开过这枝花。婴宁对植物的兴趣，按照我们的意见，远不是偶然的。就像我们记忆中的一样，具有植物的知识与能力，学会利用植物的特性达到各种目的，是魔法技能的特征。

婴宁还有一个能力——她擅长影响人的知觉。这种影响可以视为姑娘天然的魅力——“大家都非常喜欢她，邻居——未婚少女和已婚的——都抢着让她满足、喜欢。”但是在个别情况下，她的职业化的特征也表现得十分明显。有一次，一位年轻的邻居对已婚的婴宁产生了强烈的火焰般的爱情。就在那天晚上，他出乎意料地把一棵树当作婴宁并同它做爱，结局当然是致命的。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有人责怪她施妖术，那位邻居的父亲也将一纸诉状告到当官的那里，“诉状中揭露了婴宁的各种恶魔般的怪异与古怪”。但是当官的并没有相信他的诉状，而婴宁，和其他魔鬼一样，完全擅长令人产生幻觉，并和他开了一个“恶意的玩笑”（就像蒲松龄本人根据发生的事情，对这一点做的精美描写一样）。

在进行总结的时候，让我们把目光再次转向王生与爱笑的婴宁第一见面的奇怪的细节。这些细节对于理解她身上神秘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让我们再次引用这篇志怪小说开始的部分。这样，就像我们记忆中的那样，是亲戚吴生带王生来参加乡村节日庆典的，可是后来他突然不见了。“王生看见‘游女如云’，就心情陶醉地自己游玩起来了。他看到一位小姐（爱笑的婴宁）走着，一只手牵着女仆，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枝盛开的梅花。她的脸非常漂亮，举世无双，总是笑着，笑着。王生停了下来，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竟然忘了所有的顾忌。小姐走过去数步，……’她把花丢在地上，就说笑着离去。王生捡起花，惆怅沉思起来……。

他变得失魂落魄，垂头丧气地回了家，把花藏在枕头底下，倒头睡着了。此后他一言不发，甚至不吃东西。这一点令母亲惊慌不安，她就召来道士禳灾，但是病人越来越严重——他骨瘦如柴，皮包骨头，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了”。

现在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爱笑的婴宁了。因此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她在与王生第一次见面时的行为，包括玩弄梅花，不是偶然的。如果说年轻人的第一见面是专门暗中安排的，那么，考虑到爱笑婴宁的惊人的能力，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令王生神魂颠倒、险些丧命的爱情，以某种方式与最能激发爱情的魔法相关联。正因如此，王生的母亲为了寻找治病的方法，“召来道士禳灾”。考虑到婴宁身上的魔法性，他母亲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根据神话故事，女狐仙集中体现出幽暗的女性之始，也就是宇宙中的“阴”，她们对男性的神秘控制力正是由此开始的。

我们还要指出另外一个重要的时间点。这个时间点与姑娘在魔法学校度过的时间有关。我们所说的不是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从她的话中我们得知，她在老太太的照顾下，在妖邪怪异的山村度过了大概 10 年的时间。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这段时间，足以培养婴宁的天赋并令其掌握各种非凡的智慧。

这篇短篇小说中各个部分所呈现的爱笑婴宁的特点，就像拼图一样，可以让我们拼装成一幅年轻女魔法师的完整图画。与此同时，她的命运在民间故事的“智慧女性”中并不是一个例外。婴宁的命运是典型的，并且在世界民间故事女主人公身上，通过不同的方式得到重现。重申一下，同样的命运故事也发生在白雪公主身上。如果说婴宁生活在自己的女狐仙亲属那里，那么白雪公主赖以生活的地神——地下的神灵，对于面色苍白的白雪公主来说，也绝不是什麼异类的东西。白雪公主本人，很可能是——转化了的地下神灵

或者女地神。她的肤色象死人一样的苍白正是缘于此，她也因此获得“白雪公主”这个有名的名字。顺便说一下，根据布洛克高斯和叶福龙编写的俄罗斯百科辞典，“男地神通常很丑陋，而女地神却很漂亮”。而白雪公主正是以自己的美貌而驰名。

地神的神奇小屋反映的是某个魔法学校，她漂亮的继母扮成老太婆在那里“教学”。很容易计算出，白雪公主在这个地方度过了几年。根据夏·佩罗民间故事的文本，这个姑娘8岁离开自己的故乡。她出嫁的时间，我们认为，不晚于16岁。显然，白雪公主学习了大概8年的时间，这一点完全可以和爱笑婴宁的学生时间相互比较。这段有收获的学习时间，在夏·佩罗民间故事的结尾看得很清楚。白雪公主，一位充满力量的年轻女魔法师，就像破茧化蝶一样，从水晶棺材中走出来。并且，她也同样擅长“恶意的玩笑”。请您自己读一读故事的结局吧：“凶狠的继母也被邀请来参加婚礼（白雪公主的）……她刚刚迈进婚礼殿堂的门槛，认出皇后竟然是白雪公主，吓得动弹不得。不过，一双铁鞋早已为她备好，而且放在火炭上烧着……鞋子上爬满了壁虱，人们将这双鞋子拖进房间，放在凶狠的继母面前。然后逼迫她穿上这双烧红的鞋子，在她轰隆一声倒地之前，她会一直到穿着它跳动。”（夏·佩罗，民间故事《白雪公主……》[11]）。

关于世界神奇民间故事的历史性分析，揭示出如下内容：西欧民间故事中的白雪公主和灰姑娘、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的瓦西莉萨和阿林奴什卡、很多其他的女主人公，自身隐藏着一些颇具现实性的年轻姑娘，在遥远的过去，这些姑娘在自己故乡的圣地经历过训练。

爱笑的婴宁也是这类女主人公之一。

第9步 寻找未婚夫。为什么爱笑的婴宁正好出现在王生居住的村子？

婴宁当初出现在王生居住的村子，对读者来说是非常自然的。小村子里过节的时候，那里一定充满快乐——很多人，很多食物，音乐，一定也有花炮。初看起来，年轻的姑娘们（爱笑的婴宁和她的朋友们）赶来参加节日完全说得过去。但是，如果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里的主题远不只是为了快乐一下，这里的主题要深刻得多，也严肃得多。

首先，我们注意一下，表面上发生了什么。这样，在村子里举办了“灯节——按照东方国家的日历来看，意味着新年的结束。”这个节日非常特别，很像俄罗斯谢肉节的最后几天，也很像欧洲的狂欢节与圣瓦伦情人节。在这个节日里，祭祀祖先与祝福新婚夫妇的礼仪相互叠加在一起。也就是说，在这个节日中，源于家庭重要性与家族重要性的婚礼与葬礼叠加在一起。我们也认同，这是年轻人为组建家庭而相识的恰当时刻。

还应该指出，“灯节”不仅是这个村庄的节日。这是中国最古老的节日，在整个中国的所有乡村与城市都要举行庆祝活动。但是，为了庆祝这个节日，爱笑的婴宁和自己的朋友偏偏选择了王生居住的村庄。她们的选择又是一次“离奇的偶然事件”。她们出现在这个村子，这一看似平常的现象，实际上是完全可疑的。问题在于，就像小说描写的那样，在爱笑婴宁居住的山谷中小山村与王生居住的村子之间，有好几个大大小小的村子。参加节日庆祝，婴宁完全可以到其中的任何一个村子。然而，姑娘们没有去离她们最近的那些村子。她们在无人陪伴的晚上，毅然选择了步行去王生的村子，行程大约15俄里——小说中就是这样写的（加上返程一共30俄里）。也就是说，她们步履艰难地走了很远的距离，走了很长时间。可以肯定地说——婴宁为了参加灯会而做出的恰当选择，以及在极为恰当的时间出现在这个村子都不是偶然的。这些都是预先设计好的。

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世界民间故事，也会看到一样的情况。故事中也常常出现未来夫妇的这种见面的类型。故事中未出阁的女主人公也是从妖邪怪异的地方出发，非常有目的地去旅行。她们在经历非常混乱的行程之后，最终奔向未婚的小伙子。也就是奔向自己未来的新郎。我们举个例子，这就是俄罗斯民间故事《青蛙公主》。故事中女主人公瓦西莉萨穿着青蛙皮在妖邪怪异之地——沼泽地住了几年。但是这个时候，伊凡王子到了应该结婚的年龄，他就放了一枝箭来寻找未婚妻。于是瓦西莉萨在捡到这支箭之后，准确无误地找到了王子。“青蛙公主口衔箭头，把它从沼泽地带到伊凡王子面前……王子就娶她为妻。”（亚·尼·阿法纳谢耶夫，民间故事，《青蛙公主》，版本 [2]）。

爱笑的婴宁奔向自己未来新郎的行为，遵循了上述民间故事中的规律。婴宁——一个在妖邪怪异之地隐居多年的形象。但是，你看，当她的王生到了结婚的年龄，她便脱掉自己的狐皮外衣，去到一个遥远的村庄与自己未来的丈夫进行命中注定的见面。其行程的距离与复杂性，她明确的目的性证明了，这次旅行的成果是预先计划好的。

这里又产生了另外一个补充性的问题——谁是这次成功旅行的主策划者？谁确定的这条令人费解的未来夫妇的行走路线：先是未婚妻（爱笑的婴宁）在“灯节”来到遥远的村子。然后是未婚夫（王生）按照相反的方向来到小山村？

如果认真阅读这篇小说，回答这个问题已经不复杂了。这当然是，主人公年长的亲属们。无论爱笑的婴宁，还是王生都希望组建家庭。如果认为年长的亲属们对他们未来的命运漠不关心，那是非常天真的。这篇小说大体上可以说，是从王生的母亲在这方面表现出的积极性开始的。在小说的第一段中就有这样的描写，她到萧家给他儿子提了亲，但是萧姑娘出嫁前就死了，可怜的王生求凤未就。显然，王生之母还要继续为儿子找媳妇，为此“她慢

慢地与他（儿子）商谈婚事。”最终，他们的远房亲戚吴生介入此事，他可以说是两个大家庭的中间人：王生家和爱笑的婴宁家。

小说开头部分所述的“灯节”上发生的真实事件的构拟应该是这样：

——王生与爱笑婴宁年长的亲属们决定了年轻人的婚姻；王生居住的村边被选作他们相识的地方；见面的日期也极具象征性——就是与婚礼仪式有关系的“灯节”；；

——这天晚上爱笑的婴宁和女友走出妖邪怪异的山村，来到了王生居住的村子，这个村子在平原上的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

——亲戚吴生请王生一起去参加在村边举行的节日庆典；王生之母，“非常疼爱 and 呵护自己的儿子，没事儿不允许他到村外游玩”（也就是说，此前类似的游玩是母亲不允许的），可是这次同意他去村外看看；

——亲戚吴生把王生带到了村边，就不明理由地将他一个留在那里；吴生刚刚离开，爱笑的婴宁就出现了，并且开始迷惑王生，之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小山村；

——钟情的王生根据吴生的暗示，来到山谷中的小村子；爱笑的婴宁家的老太太和年轻的姑娘本人在那里迎接他，并留下他一起生活；

——当年轻人出现在妖邪怪异的小山村几日之后，王生母亲派人找到那里；他们牵来了两头驴：一头给王生，一头给爱笑的婴宁；小说的主角们离开山村来到了王生的老家。

王生年长的亲属们与爱笑的婴宁关系很好，这一点在蒲松龄的志怪小说中写得很清楚，但是他们也猜到了几分。新郎年长亲属们与新娘的相互关系在世界民间故事中，大概也是这样一种状况。这种关系潜在地影响着年轻人的行为，就像大的宇宙天体靠万有引力影响着小宇宙天体的运行轨迹一样。解释这些神奇的细微之处，得从真实的历史基础中寻求答案。我们重申——在古代社会，建立一个新家庭其主要作用的不是新郎与新娘的个人关系，而

是年长亲属们的婚约。因此，新郎与新娘不应该仅仅使对方对自己产生好印象。他们首先应该使站在对方背后的家庭对自己产生好印象。

第 10 步 未婚妻的成人典礼。为什么在王生爱上她之后，婴宁不能马上和他在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下面要谈的情况初看起来，不是那么重要。就是这样。在节日庆典上相遇的时候，爱笑的婴宁以自己的美貌使王生内心感到惊讶。此后，她就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的小山村，回到了妖精老太太那里。对于蒲松龄和他的读者们来说，这里没有什么问题，这样的时刻看起来也是非常自然的。的确——两个年轻人并没有相识。他们瞬息间的相遇看起来是偶然的。

但是，我们做出这样的推测，这里仍然是有问题的。这种推测的原因在于，女主角在认识了自己的未婚夫之后就消失的时刻，在世界民间故事中也是具有典型性的。显而易见，在它的背后有再一次隐藏着某种历史痕迹。大家自己想想吧。

这就是民间故事《灰姑娘》的女主人公。她出现在未婚王子的父亲组织的宴会上。她和王子跳舞并迷住了他。但是你们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灰姑娘冷静下来之后，从王子手中抽出了自己的手，急急忙忙地离开了皇宫。王子拼命地追赶她。但是她的鞋子快如闪电，沿着皇宫宽大的楼梯台阶一闪而过。王子没有追上她，只听到小门砰地一声，听到离去的马车车轮发出的嘎吱声。”（夏·佩罗，民间故事《灰姑娘》 [9]）。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这就是我们已经熟知的俄罗斯民间故事《青蛙公主》中的女主人公瓦西莉萨。瓦西莉萨就要嫁给伊凡王子了，在他父亲安排的宴会上，脱下自己的青蛙皮。她是第一次在众人——也包括自己的未婚夫面前，展示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美丽。伊凡王子被震惊了。接下来发生了同样的事情：瓦西莉萨“对伊凡王子说：‘……那我们就别了吧！你可以到非常遥远的地

方，到非常遥远的王国——一个不老的瘦老头儿（也就是，她父亲那里）那里去找我’。说完，她就变成一只白天鹅，飞出窗外。（亚·尼·阿法纳谢耶夫，民间故事《青蛙公主》《版本 [2]》）。

就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对相爱的青年男女幸福美好的时刻。他们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也即将出现。但是，突然——还常常先因为是女性的缘故——这一切都无限期拖延起来。邈邈遑遑的“灰姑娘”们，在以自己的美貌使男人倾心之后，离开宴会回到厨房，重新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隐藏起来。兽形公主们在暂时脱下各种动物的外衣之后，又重新穿上它，并且消失得无影无踪。

综合世界民间故事中的片段，我们得到了一张女主人公在认识了自己未来的丈夫之后就离开的路线图。我们顺便说一下，所谓的“抢走”未婚妻也自然地进入了这张图。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情节，在婚礼前或者婚礼上某一个反面人物抢走女主人公。这种抢走只应该看作意外离开的一个方案。其实，没有发生任何抢走姑娘的行为，而只是陪伴她走向相反的方向。要知道，女主人公逃往的神秘之地，正是那个她早先生活过的妖邪怪异的地方。其实，在民间故事《灰姑娘》和《青蛙公主》以及蒲松龄的短篇小说中，姑娘的离开甚至没有隐藏。显而易见，好像世界民间故事中女主人公的抢劫者——凶恶的瘦老头、蛇、巫婆和其他可怕的人物——不是别人，而是民间故事中反映的未婚妻真实的亲属们，这些亲属们陪伴她回到故乡的圣地。这可能就是爱笑的婴宁在女友的陪伴下，出现并消失在王生村庄的原因。

女主人公在与自己的意中人见面之后的意外消失——是神奇故事的必备要素。这意味着，在古人的意识里，存在着一种重要的原因，由于这种原因，即将出嫁的姑娘，应该在某一个时间从凡间返回到神的世界。

这样的原因的确存在。民间故事以独特的形式，记录下了古代社会非常重要的事件。这里所说的正是成年仪式这样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

这种仪式曾以原始状态在原始部落里保留到我们这个时代之前。不过它的痕迹还可以在常见的现代仪式中看到（比如，在教育领域——就是颁发毕业证之前的考试）。在远古时代，成年仪式总是伴随着授予年轻人以本氏族有价值成员称号的行为。古代人注入整个仪式中最关键仪式的思想是，小伙子或者姑娘暂时离开凡世来到祖先生存的阴间。在那里，祖先们给予他们成人生活的许可，其中包括对婚姻生活的许可。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这篇中国志怪小说。在“灯节”与婴宁见面之后，小伙子因对爱情的狂热而躺了好几天。然后他去找心爱的姑娘并在山村发现了她。小说没有给予我们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的可能性，那就是爱笑的婴宁这些日子是怎样度过的。但是，极有可能，女主人公的历史原型在这段时间里，在故乡的圣地参加了一个成人仪式典礼。

与上述内容相关联，让我们注意一下爱笑婴宁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注意一下她出色笑声。对于女主人公这种明显区别于周围人的过度愉悦，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可能是因为她年轻，无忧无虑，甚至是愚痴（就像她家的老太太认为的那样，这种看法当然是违心的）。不过，在科学文献，在民俗学中，有很多研究这种“笑”和它的历史来源的著作[13]。一般来说，神话或者民间故事中开玩笑或者发笑的人物，都充满魔幻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从通常的观点来看，他们开玩笑或者发笑意味着——“灾难”。他们的玩笑是“灾难性的玩笑”。他们中的一部分是凶手。在民俗学中，有一个与这种人物全方位相关的概念——恶作剧精灵（英语的 *trickster*——骗子）。这种恶作剧精灵可能是快活的神，某种神灵，或者是某个人，或者是人形动物。恶作剧精灵不顾及一般的行为准则，总是做出各种出格的事情。根据可以参考的文献，中国的狐仙正是属于这种恶作剧精灵。爱笑的婴宁，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也是其中的一个。因此，她的看似体现个性特征的笑，实际上属于民间创作的特殊人物之笑。这种笑的历史性基础就是宗教仪式上的笑。这

种笑声是魔法师的间接特征，体现出魔法师的巨大生命力，他神奇的知识与能力，以及与之相关的异乎寻常的运气。显而易见，隐藏在爱笑的婴宁背后的历史人物，有很高的、与成人仪式密切相关的魔法地位。

第 11 步 考验未婚夫。为什么王生离家寻找爱笑的婴宁？

研究的逻辑总是让我们返回到小说的开头部分，返回到那些“奇怪的情景”，也就是我们在小说的前几行接触到的情景。就这样，王生爱这个在村边“灯节”遇到的陌生姑娘，而且爱得要命。忠于爱情的他开始出发寻找消失了的姑娘。王生（准确地说，是隐藏在这个人物背后的历史原型）寻找自己未来妻子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

寻找的情节，好像是被小说的作者非常清楚地强调的——王生陷入无望的恋爱之中。然而，这里又一次隐藏着一个谜。这个谜只要走出小说本身的框架，进入世界民间故事领域就可以被清楚地显示出来。这里有一个固定的程式：在年轻人决定命运的相遇之后，男主人公去追赶离开的女主人公。灰姑娘逃离宴会，王子去追她，找她。青蛙公主消失的时候，伊凡王子准备去远方找她。王生去找爱笑的婴宁也是一样的，就像《灰姑娘》中的王子和《青蛙公主》中的伊凡王子。

男主人公追寻女主人公的程式是民间故事题材固有的，它甚至在男主人公，根据作品的内容，憎恨或者害怕女主人公的时候仍然起作用。后者看起来有些离奇，因此我们来举个例子。在俄罗斯文学中有一篇由著名作家尼·瓦·果戈里写的中篇小说《维伊（地鬼）》[5]。小说的内容是根据小俄罗斯人关于巫婆与其他妖魔的故事创作完成的。小说的男主人公的名字叫霍马，就像王生一样，也是一个学生。小说是从霍马晚上遇到巫婆，并与她争斗、最后将其杀死开始的。后来才明白，这个老太太不是别人而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小姐。这样的话，这次可怕的相见之后，过了几天，霍马不得不根据年长人物们的要求，去姑娘的村子，在她的棺材前念祷文。蒲松龄的短

篇小说与果戈里的中篇小说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能不能再中国王生与俄罗斯霍马的命运中找出某种共同点呢？在我没看来，我们可以找到。男主人公长途奔袭来到女主人公居住的地方，这就是将两者联系起来的事件之一。

男主人公寻找失踪的姑娘之行有什么真实历史意义呢？他出现在女主人公居住的妖邪怪异之地，并与当地居民相见，这些举动的意义何在？在民间故事结构中，本阶段的历史基础在民俗学中得到很好的体现。话题还涉及到另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与古代异族婚姻仪式相关联——也就是对未婚夫的考验，这种考验是在未婚妻的氏族公社进行的。

我们再一次旧调重弹，在古代社会新婚夫妇对彼此的好感是次要的。年轻人首先应该获得年长亲属们的好感。来到未婚妻氏族的小伙子得接受严苛的考验——既是猎人，也得是军人，还得是魔法师。完成任务的复杂程度，来自未婚妻亲属方面的残酷程度，取决于进行考验的质量。正因如此，在神奇的民间故事中，男主人公为了获得未婚妻，不得不同各种各样的怪物进行斗争。在这些可怕的人物背后，具有历史真实性的人物是岳父、岳母，未婚妻的其他亲属，还往往有未婚妻本人。正因如此，在果戈里神奇的中篇小说《维伊（地鬼）》中，年少的小姐（以老妖婆的面目）与青年书生霍马进行了一场搏斗。未婚妻是以主考人的身份出现的，这就是世界民间故事中姑娘们与年轻人争斗的秘密。

如果从考验男主人公的观点来探究王生的山村之行，则可以明显地看出世界民间故事在这篇短篇小说中的路线图。要知道王生不仅仅是蒲松龄小说中多愁善感的男主人公，他在某种意义上是——神奇的王子。在他初看起来有些易冲动行为的背后，显露出几千年的传统。神奇的王子正在荣耀地走出困境。之所以发生这一切，是因为他做好了接受考验的准备，他有应对考验的必备知识与能力，也有神奇的助手。王生在儒家学校（作者在作品中稍微提了一下）的学习，不仅仅是小说男主人公个人自传性的片段。在世界民间

故事中，这些学校具有典型性。在这些学校里，一群共同生活在一起的青年男子经受某种训练，虽然一开始很难猜到训练的内容——某种强盗、猎人、勇士甚至地神的房子，就像在白雪公主故事中所说的那样。因此，在王生于儒家学校接受的训练背后，必须看到被作者改变了的、类似世界民间故事中王子们各种各样非凡智慧的训练。如果脱离民间文学而转向其历史性基础——可以看到对真实的年轻人在其古代氏族圣地进行的训练。

由于这种小说框架之外的训练，王生与小山村居民的交往是有成效的。要知道在他们向王生提出的问题和建议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诡计，只有与其他民间故事进行比较，才会发现这个诡计。我们举个例子，爱笑的婴宁家的老太太建议王生与他们共餐，并留他住下来过夜。“像某个读书人之家”的女主人的这些举动，给人以司空见惯的印象。但是，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经典的民间故事，就会发现，事情不是这样的。女主人的这些举动应该视为对男主人公的一种考验。在俄罗斯民间故事中，来到吃人的老巫婆雅嘎之处的王子，应该与她共餐，并且住在她家。否则等待他的将是死亡。因此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的王子，为了逃避死亡，甚至向老巫婆雅嘎提出这样的要求：“你让我吃好、喝好，并安排好我的住宿！”当然，在民间故事人物的这些要求背后，隐藏着古代魔法礼仪的一些细节，在他们的观念里，只有献身魔法的人才能吃死人的食物，才能住在阴间。对于普通人来说，死人的食物与住所是极其危险的——他们不会放你走，会夺去你的记忆，把你变成某种动物等等。

应该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待爱笑的婴宁家的老太太向到他家做客的王生提出的读书建议。书籍的背后隐藏着魔法特征。世界民间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借助书籍，变成动物，变为无实体的灵魂，寻找、猜测等等。在这篇小说中，这种时刻没有出现，但是将男主人公带到书的面前，作为民间故事的遗迹保留了下来。

最终，女主人向客人提出去房子后面的小花园走走的建议也不是偶然的，在这个小花园里有一个用于休息与修行厅堂。从本质上来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用众多民间故事手段改变了古代圣地的祭坛。我们重申，这种主祭坛对于氏族公社来说，是世界象征性的中心，也是联系氏族公社与其祖先的大门。王生向爱笑的婴宁表白爱情，向她求婚，正是发生在这个厅堂的附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来到未婚妻圣地的未婚夫的一番话，得到了她家族有威望的祖先们的认可。

在王生进入小山村，住在那里和离开山村这段时间里，在他身上并没有发生某些可怕的事件。对于小说读者来说，这一点看起来很自然。在读者们的脑海里留下的是这样一种情况：整个这段时间，这位年轻人是在妖邪怪异之地（也就是，在另一个完全不同阴间世界）由鬼神陪伴度过的。至于他身处险境的事实，则由他年轻的邻居（一位独特的“假主人公”）可悲的遭遇所证实。重申一下，爱笑的婴宁从容地与这位邻居开了一个“恶意的玩笑”，将他至于死地。相反，在自己初恋中表现得神情恍惚、有点儿滑稽的王生，则免遭此难。他之所以免遭此难，不仅仅在于他得到了爱笑的婴宁家的老太太的喜欢。他免遭此难还有一个民间文学基础，那就是男主人公在展示了自己所有的魔法本领之后，平息了可怕的女主人（动物性的、死亡的女主人）之怒气。最终他免遭此难有自己的历史基础，那就是他以自己的准备、自己的能力使未婚妻的年长亲属很满意。这位年长亲属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女祭司，曾醋意大发地在各种场合考验了他。

应该公正地说，爱笑的婴宁在王生家里也经历了严苛的相亲。当她出现在这个村子之后，她所有的能力——从工于稼穡、女工、影响他人到魔法——都显露无遗。所有这一切都被人看在眼里——这个人就是她未来的婆婆，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婴宁。这样看来，这篇小说的女主人公同样也包括在民间

故事的框架之内，其中民间故事中的公主们经历过来自未婚夫亲属们的考验。而借助于民间故事，也包含了真实的故事。

这样，关于世界民间故事与它反映的历史真实性方面的补论，揭示出蒲松龄小说主人公行为方面隐藏的含义。

第 12 步 掌权的一对夫妻。为什么组建家庭的俩口子——爱笑的婴宁和王生是亲戚？

婴宁与王生是亲戚。这个信息第一次是被吴生披露出来的，那个时候吴生在害相思病的王生面前情不自禁地说了一个谎，谎称知道漂亮女孩的住所。我们提醒一下，吴生想通过欺骗的方式竭力挽救罹患严重相思病的王生——好像姑娘的住所已经找到了。但是找到漂亮而爱笑的姑娘是不可能的，因此吴生不得不编造一些无稽之谈，来敷衍他们延迟见面的理由。第一个谎言是说，姑娘的住所找到了，比较远，“在东南部山区的某个地方”。第二个谎言说，她是王生的亲戚。“我以为，——吴生杜撰说——她是谁呢，原来是我姑妈的女儿，也就是你的表妹。现在还得缓一缓求婚：要知道亲戚之间建立婚姻关系不合适，但你知道告以实情的话，一切都会成功的。”

吴生的谎话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得到证实。当王生康复后，来到了吴生编造的小山村，主要的魔鬼——爱笑婴宁家的老太太确认他为自己的亲戚。

“老太太问他：

——您的姥爷是不是姓吴？

——是啊！

老太太非常惊讶，说道：

——这么说您就是我的外甥。您妈妈是我姐姐……。啊，你都长这么大了，我都认不出你了！

——所以我来看看您，姨妈——他说。”

根据小说的内容，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就都令人恍然大悟了。

“当他们回到家之后，王生的母亲打量着漂亮的姑娘，惊讶地问，这是何人。王生说，这是姨妈的女儿。

——什么？——母亲惊讶道——要知道，吴生跟你说的，都是胡说。

大家问那个姑娘；姑娘答道：

——……我父亲姓秦。他死的时候，我还在襁褓之中，所以不记得他了。

——倒是有这么回事，——母亲说，——我有一个姐姐曾经嫁给了姓秦的……。

当他们困惑不解、议论纷纷的时候，吴生来了。姑娘躲进了内室。吴生问清了事情的原委，也好半天迷惑不解。然后突然问道：

——这姑娘是不是叫婴宁？”

读者面前的画面逐渐清晰起来，因为在他们的谈话中逐渐弄清，王生的亲属们对他未婚妻的家谱还是比较熟悉的。不过，这个家谱非常混乱。原来，王生母亲的姐姐嫁给了某个姓秦的人家，之后就死了。这个姓秦的鳏夫就和狐仙生活在一起了。后来姓秦的也死了，而狐仙以女人的身份生下了婴宁。之后，狐仙也死了，从那以后女孩儿就由她家的老太太抚育成人。而老太太，我们回忆一下，在与王生见面时称，自己是王生母亲的姐姐。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应该审慎地看待婴宁父母的死。关于婴宁父亲秦先生的死，可以另当别论。至于她的母亲，则很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王生母亲的姐姐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而是一个魔法师（巫婆）。她在自己的形象中聚集了魔法各个方面的特征——活人的、死者的、动物（狐狸）的，甚至老太婆的。

这样看来，关于爱笑的婴宁与王生有亲属关系的见解是有据可循的，他们的确是亲戚。并且，需要指出的是，他们是母系亲戚。

这种母系亲属的婚姻——是一种时常发生的“离奇的偶然事件”，这种事件在蒲松龄的作品中非常之多。看起来，这是主人公家谱的令人烦恼的细

微变化。实际上，这种细微变化在人物的相互关系中，揭示出更深的难以置信的历史阶层。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话题要谈的正是这个问题。在人类发展的晚一些阶段，产生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禁止血亲婚配，换一种方式来说，就是禁止近亲性关系。这种禁令产生的原因，到现在仍是学者们争论的话题。这种禁令客观上阻碍了近亲小团体的退化，换句话说阻碍了氏族的退化。但是它的意义不限于这种作用。它在古代社会的变化过程中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是与劳动和语言同步的人类起源的关键因素。禁止血亲婚配使氏族不再是独立的、闭关自守的社会单位，不得不到异族那里寻找出路。正如大家通常认为的那样，在交换性伴侣的基础上，稍晚一些出现了知识的交流、实物的交流（贸易），进而出现了氏族联盟关系。氏族联盟的出现为创立巨大的社会统一性单位——部落，很有可能是国家——创造了条件。。

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外部婚姻关系，科学界将其称为“异族婚姻”，并未彻底解决血亲婚配的问题。原因在于，这种婚姻形式最终以与邻近氏族结婚而告终。这种交换形式的家族导致这样一个结果，那就是实行异族通婚的氏族最终互相成为亲戚。比如，如果未婚妻一代接一地出自相邻的氏族，那么母亲，祖母，乃至整个母系这条线整个都会有血缘关系。与此相关联，来到未婚妻氏族求婚的小伙子，与未婚妻的血统并无二致。在他展示自己宗教仪式的知识之前，自古以来女方就对他抱有善待的态度，其原因正缘于此。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被获准进入神圣之地。在未婚妻氏族对未婚夫考验的严苛，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亲属式”的严苛。

世界民间故事，无论如何都超越了上述的情况。比如，在我们不止一次引用过的亚·谢·普希金关于沙皇萨尔坦的故事就是这样的。在这个故事中，沙皇的儿子，一个叫格威顿的年轻人，偶然间来到了一座荒无人烟的岛上，那里有一座妖邪怪异的城市。没想到格威顿在那里竟被推举为首领。之后，

同样是在那里，他找到自己的未婚妻——天鹅公主。为什么城市的居民推举格威顿为首领，并批准了他的婚姻联盟，小说中并没有给出答案。如果结合历史上真实的异族通婚程序对故事的影响，那么这些就变得迎刃而解了。年轻人被推举为首领是因为，她的母亲曾是这个城市的公主。而天鹅公主——是他母亲年轻的亲戚，是新生代的皇室未婚妻。

民俗科学注意到异族婚姻形式之间的细微差别。比如，部分研究者可能认为，已故的母亲和取代她的继母实际上是同一个人。另一部分研究者则坚持另外的意见。但是发生在故事中的母亲被继母取代，对于研究者来说同样没有什么原则性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它们都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隐藏在故事中女主人公继母形象背后的历史原型，重现出她来自女主人公母亲的氏族。假设说，继母就是女主人公母亲的直系亲属。基于这样的理解，白雪公主、灰姑娘和其他被恶毒的继母亲手折磨的苦难历程，在研究者那里的解释就与作者完全不同。

然而，蒲松龄的小说是世界民间故事中罕见的例子之一，因为它直接揭开了配偶之间的亲属关系，这种亲属关系在古代社会是客观存在的。这说明，这位中国作家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利用了远古时期的民间素材。

与上述内容相关联，让我们来核准一下王生本人的家谱。前文已经指出，未婚夫的母亲，更准确一些，应该是母系方面的所有人，与自己的未婚妻有亲戚关系。也就是说，这些女人属于同一个氏族，同一个图腾，这种图腾通常表现为某种动物。她们可以变成这种动物。正因如此，王生母亲的姐姐（那个曾经嫁给某个秦姓为妻的女人）、他的未婚妻婴宁是狐仙。不仅如此，王生在山村里与鬼怪们的交往得以顺利进行，还因为鬼怪们把他当作“自己人”。在王生的血管里流淌着鬼怪们的血。

第 13 步 有魔力的孩子。婴宁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小说是以这个幸福家庭令人欣慰的画面作为结局的。经历一系列日常生活的荒诞，新婚夫妇和他们的亲属长辈，最终互相习惯了。被建立的和谐家庭理所当然的结果是——孩子的出生。“过了一年（从婴宁嫁给王生之后），婴宁生了一个儿子。”

关于这个孩子，如果蒲松龄只是间接提一下，或者对他做一般性的描写，那有关他的题目可能就不会被展开。但是在小说中的情况要复杂一些。看起来，作者顺便展示的正是这个孩子的不平凡。婴宁的孩子不怕生人，也不哭，尤其是“当看到别人时——立刻笑起来”——作者在结束这篇志怪小说时，就是这样描写的。

摆在我们面前的，也是这位中国作家在远古神话基础上创作的作品范例之一。婴宁给予孩子的、看似单纯的特征，实际上也是“离奇的偶然事件”，证明了历史的深刻性。它迫使我们将目光转向一个最有趣的问题。这个问题与一个童话范畴相关联，这个范畴是研究者在分析民间故事时划分出来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得谈谈关于有魔力的孩子们这个话题。

让我们再一次将目光转向亚·谢·普希金的作品《沙皇萨尔坦的故事》，其中的男主人公——格威顿大公。蒲松龄小说中有一个非凡的孩子，亚·谢·普希金也有一个一样的情况。年轻的大公格威顿从小就具有惊人的能力——他的个子“不是按天，而是按小时”长（也就是说，他很快就长大成人了），他可以控制自然力（控制水），后来在未婚妻的帮助下又开始有了变为各种动物（熊峰、蚊子等等）的能力。并且他从很小的时候就被逐出父亲家，借口是他有另外一个父亲。这个借口是其母亲的姐姐们信口杜撰的。情况表明，格威顿是一个有魔力的孩子。上文所写的格威顿的每一个特性，在世界民间故事中都有根有据。除了上述品质之外，这些惊人的孩子们聪明过人，可以

教成年人知识，通晓动物与鸟类的语言，可以预知未来，具有超人的力气。最终他们成为魔法师，并创造奇迹。

如果我们要寻找确定这些孩子们的某些标志，那么可以发现如下事实：这些孩子们通常是初生子。此外，他们身上或明或暗地存在亲子关系方面的问题。上述标志晚些时候走出民间故事，转化为文化形式。这些特征可以在成熟的神话学、古代多神教，甚至出现稍晚一些的一神教中找到。

在世界宗教的创始人摩西、佛、耶稣基督那里也有亲子关系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根据佛教的传说，佛的母亲在怀孕之夜，梦见了一头长着六颗长牙的大象进入她的体内。当佛出生之后，马上就说起话来，被邀请来的婆罗门断定，这个孩子或者成为伟大的军人，或者成为伟大的圣者。

根据福音书的记载，耶稣不是其母亲法定丈夫的儿子，而是圣父的儿子。他是初生子。他年少时就在犹太教堂向人们布道，以自己的智慧令众人惊讶。他预知未来，与邪恶势力做斗争，创造了奇迹等等。

如果说起中国的圣人，则会发现，道教的奠基人老子在某些方面也有相似的经历。根据道教的传说，老子真正的父亲好像不知道是谁。老子是母亲的初生子，非常聪明，可以预知未来，善于创造奇迹。从事道教遗产研究的学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老子）的诞生……被安排得绝对纯洁无暇，就其性质来说令人想起耶稣和佛的降生”（马斯洛夫 [10]）。

为了关注神奇的初生子降生的文化瞬间，关注他与另一个世界的关系，我们引证一下俄罗斯百科全书《中国宗教文化》中的富有特色的引文。在谈及古代中国人理解人的出生现象时，百科全书的作者们指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联想关联。“在古代汉语中，‘雷声’（震）这个概念本身在词源学上与‘怀孕’的概念连在一起，从中可以看出古人观念的遗迹。根据这种观念，先民们的诞生与（被崇拜为神的）雷或者雷神、‘雷龙’联系在一起。汉字‘震’也有家中大儿子（也就是初生子）的意思”（[7]，19页）。

寻求这个有魔力的孩子、以及他与嫡长子的关系之合理解释，在民间故事范围内，大概是做不到的。但是如果找到它的历史来源，则这种情况就完全一目了然了。这些来源就包含在上文已经指出的姑娘成人仪式中，成人仪式之后，姑娘就可以步入婚姻的殿堂。

姑娘成人仪式结构中有一系列关键环节。其中之一就是宗教仪式性的割礼（令其失去贞操），这种环节就其氏族圣地举行。换句话说，姑娘的世俗婚姻，让位于祭神婚姻、也就是与以已经奉为神职的男性长辈为代表的男性图腾之婚姻。在这种条件下，姑娘的失贞被氏族公社成员解释为已经得到祖先的许可，目的是延续后代。在举行成人仪式的时候，祖先们加入男祭司的行列。至于未婚夫，作为未婚妻氏族的外姓人（显然，对于她氏族的仪式来说也是如此），不参加这种仪式。

这种假设，被世界很多民族历史上曾经用婴儿进行祭祀的活动间接证实。在过去，女人生的一部分孩子总是会被杀掉的。关于这个题目有很多专门的文献记载，这些文献记录了悠久的历史 and 广阔的地理分布，也记录了杀生祭祖的种种方法，用圣经的话说（这些话揭穿了闪米特人的这个习俗），被杀死的是“女人腹中的初生子” [4，以西结 20:26]。

在这个题目的轨迹中，我们注意到，在古代用来作祭品的不仅仅是初生子。动物的第一个幼崽和植物的第一批果实也常常被用作祭品。这样的举动较之把人作为祭品的举动，保留的时间还要长一些。选择动物或者植物祭品的原因，与选择小孩子作为祭品的原因是一样的。比如，庄稼的第一批果实是第一批种子发育的结果。而第一批种子是在祭司主持的复杂农业仪式中被播种的。也就是说，从古代人的意识来看，第一批果实不是人类劳作的成果，而只是借助人类的某种起作用的超能力活动的结果。这种逻辑同样存在于解释初生子出生的原因时。与正常结婚后所生的孩子不同，在古人的意识里，初生子不是法定丈夫的孩子，而是图腾的。对于牺牲孩子，将其送回阴间的

理解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初生子是献给祖先们的祭品，也对于其活在世上的亲人们有好处。在延期祭祀至某一个时日，或者取消祭祀的时候，有魔力的孩子就开始显示出自己惊人的能力，其阴间父辈们给予他的神奇天赋。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蒲松龄随口说出的话中，找到关于爱笑婴宁不平常的孩子所隐藏的意义。

我们把目光转向另一种情况。爱笑的婴宁和王生也都是初生子。这样，就像小说所呈现的，他们的父亲已经去世很久了。他们的母亲们也有着直系亲属关系。也就是说，小说主人公母亲们的历史原型曾经在同一个氏族圣地进行过成人仪式。这也就使得将爱笑的婴宁与王生列为“有魔力的孩子”成为可能。因此小说中他们的婚姻，是有历史真实性的一对年轻祭司婚姻的奇异反映，这对年轻的祭司成为氏族公社中掌权的一对夫妻。

结束语

作者对民间故事内容的加工充满抒情色彩。亚·谢·普希金、尼·瓦·果戈里、蒲松龄和其他著名作家讲述的故事中的主人公不再是典型性的。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特征、个人品质和新奇别致的生平。好像这些主人公所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偶然的生活状况所决定的，而成功解决这些问题，靠的是他们个人思维方式和运气的独特性。

不过，这种理解作品的内容是错误的。这个观点最大程度地关系到蒲松龄的创作。让我们再重复一下——这位中国小说家首先不是描写日常生活的作家，而是宗教思想家、神秘主义者。当蒲松龄描写某些事件的时候——相见、争斗、死亡，这种描写总是有“第二个底层”。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因为，他小说创作方案的起点不是描写日常生活的自然主义，而是今天的自然主义——与具体情境有关，变化无常的。中国千年以来奇异故事的口头和书面传统形式正是这种起源。它反映了古老而又一贯的神话故事标准。这种标准排斥作者进行的各种情节方面的新发明，揭示出它真正的历史基础——从远古时代（几千年，乃至几万年）发展而来的宗教仪式综合体。

学者们早在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就已经意识到民间创作与人民历史相互关系的复杂性，进而认识到，总体来说，民间故事、包括魔幻故事是各个方面科学研究的对象。学者们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标记出世界各国民间故事中的重要时刻，确定这些故事的结构，揭示主要的情节线索、主题和角色功能的相似性。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整套具有独创性的假说。然后，随着假说的证实，记录下了世界民间故事与历史真相，与古代社会最复杂的宇宙之间的多种关系。

没有这些世界民俗学的科研成果，我们对小说《爱笑的婴宁》进行的研究是不可能完成的。原来，在小说的这些独特人物背后站着传统的故事原型，

而这些人物参与其中的、看似寻常的日常生活场景原来是标准的民间故事范式。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人的历史与文化生活。

我们在一步步的推演中发现，作为民间故事原型的爱笑的婴宁原来是一位年轻的公主。她离开自己的宫殿，来到了一个神奇之地，在那里在自己的亲属——有经验的巫婆——的指导下，领悟到了魔法技艺的基础知识。在学习和与她相关的各种考验过程中，这位公主成长为一个实力不凡的女魔法师，这种类型的姑娘在民俗学那里获得了一个专门的名词——“智慧的少女”。作为这种姑娘，她做好了迎接幸福婚姻的准备。

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民间故事的历史原型上，我们关于爱笑的婴宁原貌的推演是不完整的。因此我们不能离开对历史现实的参阅，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地探踪。在这种情况下，故事中的女公主形象体现为古代特权阶层的代表。首先，她可以看做是氏族首领的女儿。将她培养成最高级的女祭司，调教成相邻氏族族长的夫人，是培训这种姑娘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姑娘还在少年时代就被迫离开凡世，开始了作为新入教者多年的隐居生活，这样的新入教者将献身于氏族各种形式的活动之中。这种隐居行为，是由人们对于发生在现实世界中事件的特殊理解造成的。古人坚信，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有阴间基础和祖先（氏族图腾）的准许。生产（狩猎、采集）、日常生活、性行为等方面活动的魔法特征，正是由此而产生，而这些活动都是作为学生的姑娘应该掌握的。有威信的氏族成员成为教授姑娘的老师。这些成员首先是她的父母和近亲属，他们很有资格讲述氏族活动的秘密、历史和宗教仪式。在学习过程中和学习终了时——成人仪式上，他们对学生的知识与能力进行检查。这种检查往往形式严酷，还要借助各种各样的暗语和专门的工具。这种做法常常导致意识发生变化，学生和周围的人误认为到另一个世界旅行。由于这种高强度的教学训练，一个深谙祖先经验、独一无二的氏族意识代表者就此形成。这样的人得到了结婚和组建家庭的权力。年轻的女祭

司获得的这些知识与能力，足以使她将自己交给未来的丈夫和他的亲属们，这些亲属们都是相邻氏族或者氏族联盟的成员。就这样，古代社会氏族公社新掌权的一对夫妻诞生的条件就具备了。

在这位中国女主人公——爱笑的婴宁历史原型方面，还可以给出更为详细的信息。为此，需要限定一下中石器时代晚期 / 新石器时代早期欧亚氏族公社进化在中国的领土范围。准确一些说，这个领土范围就是东部地区——山东省，这里也是蒲松龄和其小说中人物的故乡。应该注意到，在这里现代科学有自己的考证材料。

山东省（在近一万年期间由群岛变成半岛的地方）被认为是人类开发非常早的地方。这个地方，在上述时间内形成了复杂的氏族结构，人口得以繁衍。因此，这个地区就像饱和溶液一样，成为庞大的社会组织形成的源头，包括国家。

这些组织中的一部分，对于中国历史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谈一谈。北辛文化（从公元前 6000 年开始）是山东省境内第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发源地，之后是所谓文化共同体山东部分的龙山文化（从公元前 3000 开始）。公元前 2000 年末，在黄河中游地区出现了一个与山东共同体密切相关的以国家形式存在的二里头（很多学者将其与传说中的朝代夏朝等同起来）。之后，这个国家被殷商取代（公元前 1600——1046 年）。在公元前 11 世纪，殷商被古老的周朝取代，这段时期山东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复杂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像国家这样的结构，不可能凭空建立起来。它们的发展史实证明了几千年文化基础的存在，其中包括宗教成分。这几千年里，在山东省内巫术得以推广。并且，加上古代社会母系氏族的因素，女人在这里起着关键的作用。她们过着隐居生活，主要的生活技巧就是“生活在人们中间的同时，又逃离人们”。为了和先人们对话，巫师们离开规模不大、从事简单经济活动的氏族公社。她们登山高高的山峰，来到山顶上一些特别

的、常人无法到达的地方。在文字产生的时代，这种隐士就有了一个名字——“仙”。这个汉字的原始意义是——人在山中，稍后，它的意义变成“居住在山里的神”（《说文解字》，公元初年的汉语词典）。理解诗歌的典范——《诗经》（公元前11——6世纪）中“仙”这个词，可以补释这个词的意思为“跳舞、舞动双脚”，而这个动作正是巫师实际应用的一个元素。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将隐士“仙”理解为古代中国的通灵术士和魔法师，也就是阴阳两个世界的中间人。登上高山并使用大量的工具，她们，扮作很古老的样子，完成了一次去阴间的旅行。依靠这个，她们好像变得善于创作奇迹，改变外形，其中包括变成某种动物的样子，擅长医术和预测未来。毫无疑问，也有过将巫术的知识与技能传授给年轻一代的习俗。由于这个时期社会的基本细胞是氏族公社，这些知识与技能就传授给了年轻的亲属们。

总结一下我们探踪式的推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爱笑的婴宁是这个隐居山林的女性通灵术士集体中的一个。她当然也是一位很年轻快乐的姑娘。但她并不简单，也不肤浅。这个姑娘经历了严格的教育与培养，获得了神学知识，并有神学实践经验。蒲松龄在自己的志怪小说“跋文”中表现出来的直觉，原来是正确的。他的女主人公形象背后，隐藏着一个在各种民间故事氛围中折射出的年轻巫师、女祭司原型。爱笑的婴宁确实不是别人，而是一个“隐藏在笑声中的仙人”。

原文《婴宁》 作者 蒲松龄

王子服，莒之罗店人，早孤，绝慧，十四入泮。母最爱之，寻常不令游郊野。聘萧氏，未嫁而夭，故求凰未就也。会上元，有舅氏子吴生邀同眺瞩，方至村外，舅家仆来招吴去。生见游女如云，乘兴独游。有女郎携婢，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生注目不移，竟忘顾忌。女过去数武，顾婢子笑曰：“个儿郎目灼灼似贼！”遗花地上，笑语自去。生拾花怅然，神魂丧失，怏怏遂返。至家，藏花枕底，垂头而睡，不语亦不食。母忧之，醮禳益剧，肌革锐减。医师诊视，投剂发表，忽忽若迷。母抚问所由，默然不答。适吴生来，嘱秘诘之。吴至榻前，生见之泪下，吴就榻慰解，渐致研诘，生具吐其实，且求谋画。吴笑曰：“君意亦痴！此愿有何难遂？当代访之。徒步于野，必非世家，如其未字，事固谐矣，不然，拚以重赂，计必允遂。但得痊瘳，成事在我。”生闻之不觉解颐。吴出告母，物色女子居里。而探访既穷，并无踪迹。母大忧，无所为计。然自吴去后，颜顿开，食亦略进。数日吴复来，生问所谋。吴给之曰：“已得之矣。我以为谁何人，乃我姑之女，即君姨妹，今尚待聘。虽内戚有婚姻之嫌，实告之无不谐者。”生喜溢眉宇，问：“居何里？”吴诡曰：“西南山中，去此可三十余里。”生又嘱再四，吴锐身自任而去。

生由是饮食渐加，日就平复。探视枕底，花虽枯，未便雕落，凝思把玩，如见其人。怪吴不至，折柬招之，吴支托不肯赴招。生恚怒，悒悒不欢。母虑其复病，急为议姻，略与商榷，辄摇首不愿，惟日盼吴。吴迄无耗，益怨恨之。转思三十里非遥，何必仰息他人？怀梅袖中，负气自往，而家人不知也。伶仃独步，无可问程，但望南山行去。约三十余里，乱山合沓，空翠爽肌、寂无人行，止有鸟道。遥望谷底丛花乱树中，隐隐有小里落。下山入村，见舍宇无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门前皆丝柳，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野鸟格磔其中。意其园亭，不敢遽入。回顾对户，有巨石滑洁，

因坐少憩。俄闻墙内有女子长呼：“小荣！”其声娇细。方伫听间，一女郎由东而西，执杏花一朵，俯首自簪；举头见生，遂不复簪，含笑拈花而入。审视之，即上元途中所遇也。心骤喜，但念无以阶进。欲呼姨氏，顾从无还往，惧有讹误。门内无人可问，坐卧徘徊，自朝至于日昃，盈盈望断，并忘饥渴。时见女子露半面来窥，似讶其不去者。忽一老媪扶杖出，顾生曰：“何处郎君，闻自辰刻来，以至于今。意将何为？得勿饥也？”生急起揖之，答云：“将以探亲。”媪聳聳不闻。又大言之。乃问：“贵戚何姓？”生不能答。媪笑曰：“奇哉！姓名尚自不知，何亲可探？我视郎君亦书痴耳。不如从我来，啖以粗粝，家有短榻可卧。待明朝归，询知姓氏，再来探访。”生方腹馁思啖，又从此渐近丽人，大喜。从媪入，见门内白石砌路，夹道红花片片坠阶上，曲折而西，又启一关，豆棚花架满庭中。肃客入舍，粉壁光如明镜，窗外海棠枝朵，探入室中，裊藉几榻，罔不洁泽。甫坐，即有人自窗外隐约相窥。媪唤：“小荣！可速作黍。”外有婢子嗷声而应。坐次，具展宗阀。媪曰：“郎君外祖，莫姓吴否？”曰：“然。”媪惊曰：“是吾甥也！尊堂，我妹子。年来以家屡贫，又无三尺之男，遂至音问梗塞。甥长成如许，尚不相识。”生曰：“此来即为姨也，匆遽遂忘姓氏。”媪曰：“老身秦姓，并无诞育，弱息亦为庶产。渠母改醮，遗我鞠养。颇亦不钝，但少教训，嬉不知愁。少顷，使来拜识。”未几婢子具饭，雏尾盈握。媪劝餐已，婢来敛具。媪曰：“唤宁姑来。”婢应去。良久，闻户外隐有笑声。媪又唤曰：“汝姨兄在此。”户外嗤嗤笑不已。婢推之以入，犹掩其口，笑不可遏。媪瞶目曰：“有客在，咤咤叱叱，是何景象？”女忍笑而立，生揖之。媪曰：“此王郎，汝姨子。一家尚不相识，可笑人也。”生问：“妹子年几何矣？”媪未能解；生又言之。女复笑，不可仰视。媪谓生曰：“我言少教诲，此可见矣。年已十六，呆痴如婴儿。”生曰：“小于甥一岁。”曰：“阿甥已十七矣，得非庚午属马者耶？”生首应之。又问：“甥妇阿谁？”答曰：“无之。”

曰：“如甥才貌，何十七岁犹未聘？亦无姑家，极相匹敌。惜有内亲之嫌。”生无语，目注，不遑他瞬。婢向女小语云：“目灼灼贼腔未改！”女又大笑，顾婢曰：“视碧桃开未？”遽起，以袖掩口，细碎连步而出。至门外，笑声始纵。媪亦起，唤婢襆被，为生安置。曰：“阿甥来不易，宜留三五日，迟迟送汝归。如嫌幽闷，舍后有小园，可供消遣；有书可读。”

次日至舍后，果有园半亩，细草铺毡，杨花糝径。有草舍三楹，花木四合其所。穿花小步，闻树头苏苏有声，仰视，则在上，见生来，狂笑欲堕。生曰：“勿尔，堕矣！”女且下且笑，不能自止。方将及地，失手而堕，笑乃止。生扶之，阴揆其腕。女笑又作，倚树不能行，良久乃罢。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遗，故存之。”问：“存之何益？”曰：“以示相爱不忘。自上元相遇，凝思成病，自分化为异物；不图得见颜色，幸垂怜悯。”女曰：“此大细事，至戚何所靳惜？待郎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生曰：“妹子痴耶？”女曰：“何便是痴？”生曰：“我非爱花，爱拈花之人耳。”女曰：“葭莩之情，爱何待言。”生曰：“我所为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女曰：“有以异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俯首思良久，曰：“我不惯与生人睡。”语未已，婢潜至，生惶恐遁去。少时会母所，母问：“何往？”女答以园中共话。媪曰：“饭熟已久，有何长言，周遮乃尔。”女曰：“大哥欲我共寝。”言未已，生大窘，急目瞪之。女微笑而止。幸媪不闻，犹絮絮究诘。生急以他词掩之，因小语责女。女曰：“适此语不应说耶？”生曰：“此背人语。”女曰：“背他人，岂得背老母？且寝处亦常事，何讳之？”生恨其痴，无术可悟之。

食方竟，家人捉双卫来寻生。先是，母待生久不归，始疑。村中寻觅已遍，竟无踪兆，因往寻吴。吴忆曩言，因教于西南山村寻觅。凡历数村，始至于此。生出门，适相值，便入告媪，且请偕女同归。媪喜曰：“我有志，匪伊

朝夕。但残躯不能远涉，得甥携妹子去，识认阿姨，大好！”呼，宁笑至。媪曰：“大哥欲同汝去，可装束。”又饷家人酒食，始送之出，曰：“媪家田产丰裕，能养冗人。到彼且勿归，小学诗礼，亦好事翁姑。即烦阿姨择一良匹与汝。”二人遂发。至山坳回顾，犹依稀见媪倚门北望也。

抵家，母睹姝丽，惊问为谁。生以姨妹对。母曰：“前吴郎与儿言者，诈也。我未有姊，何以得甥？”问女，女曰：“我非母出。父为秦氏，没时儿在襁中，不能记忆。”母曰：“我一姊适秦氏良确。然殁谢已久，那得复存？”因审诘面庞、志贲，一一符合。又疑曰：“是矣！然亡已多年，何得复存？”疑虑间，吴生至，女避入室。吴询得故，惘然久之，忽曰：“此女名耶？”生然之。吴极称怪事。问所自知，吴曰：“秦家姑去世后，姑丈鳏居，崇于狐，病瘠死。狐生女名，绷卧床上，家人皆见之。姑丈没，狐犹时来。后求天师符粘壁上，狐遂携女去。将勿此耶？”彼此疑参，但闻室中嗤嗤，皆笑声。母曰：“此女亦太憨。”吴生请面之。母入室，女犹浓笑不顾。母促令出，始极力忍笑，又面壁移时方出。才一展拜。翻然遽入，放声大笑。满室妇女，为之粲然。

吴请往覘其异，就便执柯。寻至村所，庐舍全无，山花零落而已。吴忆葬处仿佛不远，然坟垅湮没，莫可辨识，诧叹而返。母疑其为鬼，入告吴言，女略无骇意。又吊其无家，亦殊无悲意，孜孜憨笑而已。众莫之测，母令与少女同寝止，味爽即来省问，操女红糖巧绝伦。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处嫣然，狂而不损其媚，人皆乐之。邻女少妇，争承迎之。母择吉为之合卺，而终恐为鬼物，窃于日中窥之，形影殊无少异。

至日，使华装行新妇礼，女笑极不能俯仰，遂罢。生以憨痴，恐泄漏房中隐事，而女殊秘密，不肯道一语。每值母忧怒，女至一笑即解。奴婢小过，恐遭鞭楚，辄求诣母共话，罪婢投见恒得免。而爱花成癖，物色遍戚党；窃典金钗，购佳种，数月，阶砌藩溷无非花者。庭后有木香一架，故邻西家，

女每攀登其上，摘供簪玩。母时遇见辄诃之，女卒不改。一日西人子见之，凝注倾倒。女不避而笑。西人子谓女意属己，心益荡。女指墙底笑而下，西人子谓示约处，大悦。及昏而往，女果在焉，就而淫之，则阴如锥刺，痛彻于心，大号而踣。细视非女，则一枯木卧墙边，所接乃水淋窍也。邻父闻声，急奔研问，呻而不言；妻来，始以实告。爇火烛窥，见中有巨蝎如小蟹然，翁碎木，捉杀之。负子至家，半夜寻卒。邻人讼生，讦发妖异。邑宰素仰生才，稔知其笃行士，谓邻翁讼诬，将杖责之，生为乞免，遂释而出。母谓女曰：“憨狂尔尔，早知过喜而伏忧也。邑令神明，幸不牵累。设鹮突官宰，必逮妇女质公堂，我几何颜见戚里？”女正色，矢不复笑。母曰：“人罔不笑，但须有时。”而女由是竟不复笑，虽故逗之亦终不笑，然竟日未尝有戚容。

一夕，对生零涕。异之。女哽咽曰：“曩以相从日浅，言之恐致骇怪。今日察姑及郎，皆过爱无有异心，直告或无妨乎？妾本狐产。母临去，以妾托鬼母，相依十余年，始有今日。妾又无兄弟，所恃者惟君。老母岑寂山阿，无人怜而合厝之，九泉辄为悼恨。君倘不惜烦费，使地下人消此怨恫，庶养女者不忍溺弃。”生诺之，然虑坟冢迷于荒草。女言无虑。刻日夫妇舆榘而往。女于荒烟错楚中，指示墓处，果得媪尸，肤革犹存。女抚哭哀痛。舁归，寻秦氏墓合葬焉。是夜生梦媪来称谢，寤而述之。女曰：“妾夜见之，嘱勿惊郎君耳。”生恨不邀留。女曰：“彼鬼也。生人多，阳气胜，何能久居？”生问小荣，曰：“是亦狐，最黠。狐母留以视妾，每摄饵相哺，故德之常不去心；昨问母，云已嫁之。”由是岁值寒食，夫妇登秦墓，拜扫无缺。女逾年生一子，在怀抱中，不畏生人，见人辄笑，亦大有母风云。

异史氏曰：“观其孜孜憨笑，似全无心肝者。而墙下恶作剧，其黠孰甚焉！至凄恋鬼母，反笑为哭，我何常憨耶。窃闻山中有草，名‘笑矣乎’，嗅之则笑不可止。房中植此一种，则合欢、忘忧，并无颜色矣。若解语花，正嫌

其作态耳。”

译文《婴宁》

王子服，莒县罗店人。父亲很早就死去。他非常聪明，十四岁考取秀才，入泮宫读书。母亲最钟爱他，平常不让他到郊野游玩。聘定萧氏为妻，还没嫁过来就死去，所以王子服求偶未成。恰逢正月十五上元节，舅舅的儿子吴生，邀王子服同去游玩。刚刚到村外，舅舅家有仆人来，把吴生叫走了。王生见游女多得像天上的云彩，于是乘着兴致一个人到处游玩。有个女郎带着婢女，手拿一枝梅花，容貌绝美，笑容可掬。王生目不转睛地看着女郎，竟然忘记了顾忌。女郎走过去几步，看着婢女笑着说：“这个年青人目光灼灼像贼！”把花丢在地上，说说笑笑地离开了。王生拾起花来神情惆怅，像是神魂都丢掉了，于是怏怏地回家。到了家里，把拾来的花藏到枕头底下，倒头就睡，不说话也不吃东西。母亲为他担忧，请和尚道士施法以消灾祛邪，病情反而加剧。身体很快消瘦下去。医师来诊视，让他吃药发散体内的邪火，王生更恍恍惚惚，像是被什么逮住了。母亲细细地问王生得病的来由，他默默地不作回答。恰好吴生来，王母嘱咐他细细盘问王生。吴生到王生榻前，王生见到他就流下泪来。吴生靠近床榻劝解安慰王生，渐渐开始细问。王生把实情全说出来，而且求吴生代为谋划。吴生笑着说：“你的心意也太痴了，这个愿望有什么难以实现？我将代你访求她。在郊野徒步行走一定不是显贵家族。假如她尚未许配人家，事情就一定成功；不然的话，拼着拿出众多的财物，估计一定会答应。只要你病愈，成事包在我身上。”王生听了这番话，不觉开颜而笑。吴生出去告诉王母，寻找那女子居住的地方，但探访穷尽，一点踪迹也没有。王母十分忧虑，拿不出什么主意。但是自吴生离开后，王生的愁容顿开，吃饭也略有长进。几天之后，吴生又来了。王生问谋划的事办得如何，吴生欺骗王生说：“已经找到了。我以为是什么人，原来是我姑

姑的女儿，就是你的姨表妹，现在还在等人聘定。虽然是家中亲戚婚姻有些隔碍，但以实情告诉他们，一定会成功。”王生高兴的神色充满眉宇间，问吴生说：“住在什么地方？”吴生哄骗说：“住在西南山中，距这里大约三十余里。”王生又再三再四嘱托吴生，吴生自告奋勇地承担了下来。

王生从此之后饮食渐渐增加，身体一天一天地恢复。看看枕头底下，花虽然干枯了，还没有凋落，细细地拿在手上赏玩，如同见到了那个人。吴生不来他感到奇怪，写信叫吴生来。吴生支吾推托不肯赴召。王生因怨恨而生气，心情悒郁，很不高兴。王母担心他又生病，急着为他选择女子作妻，稍微和他一商量，他总是摇头不答应。只是每天盼着吴生。吴生最终没有消息，王生更加怨恨他。转而又想，三十里地并不遥远，为什么一定要仰仗别人？于是把梅花放在袖中，赌气自己去西南山中寻找，家中人却不知道。王生孤零零地一个人走，没有人可以问路，只是朝着南山走去。大约走了三十余里，群山重叠聚集，满山绿树，空气新鲜，感觉特别清爽，四周安静，一个行人也没有，只有险峻狭窄的山路。远远望见谷底，在丛花群树中，隐隐约有小的村落。走下山进入树林，见到房屋不多，都是茅屋，而环境十分幽雅。向北的一家，门前都种着柳树，院墙内桃花杏花还开得很繁茂，夹杂着几株美竹，野鸟在其中鸣叫。猜想是人家园房，不敢贸然进去。回头看着，对着门有块石头平滑而光洁，就坐在石头稍事休息。不久听见墙内有女子高声叫“小荣”，声音娇细。正在静心听的时候，有一女子由东向西，手执一朵杏花，低着头自己想把花簪在头上；抬头看见王生，于是就不再簪花，含笑拿着花走进门去。王生仔细一看，这女子就是上元节时在途中遇见的。心中非常高兴，但是想到找不到关系门路进去；想喊姨，只是从来没有来往，害怕有讹误。门内又无人可问，坐立不安，来回徘徊，从早晨直到太阳偏西，眼光顾盼，几乎要望穿，连饥渴都忘了。时时望见女子露出半个面孔来窥看他，似乎是惊讶他久不离去。忽然一位老妇扶着拐杖出来，看看王生说：“你是

哪里的年青人，听说你从早上辰时就来了，直到现在，你想要干什么？不会肚子饿吗？”王生赶忙起来行揖礼，回答说：“将在这儿等亲戚。”老妇人耳聋没听见。王生又大声说了一遍。老妇人于是问：“你的亲戚姓什么？”王生回答不出来。老妇人笑着说：“奇怪啊！姓名尚且不知道，怎么能探亲？我看你这年青人，只不过是书痴罢了。不如跟我来，吃点粗米饭，家里有短榻可以睡，到明天早上回去，问清楚姓名，再来探访，也不晚。”王生正肚子饿，想吃饭，又因为从这以后渐渐接近那美丽女子，非常高兴。跟从老妇人进去，见到门内白石铺成的路，路两边树上开着红花，一片一片坠落台阶上。顺着路曲折转朝西边，又打开一扇门，豆棚花架布满庭中。老妇人恭敬地请客人进入房舍，四壁泛白，光亮如镜；窗外海棠树，枝条带花伸入屋子里；垫褥坐席，茶几坐榻，样样都非常洁净光亮。刚刚坐下，就有人从窗外隐约窥看。老妇人叫道：“小荣，赶快吃饭。”外面有婢女高声答应。对坐的时候，详细介绍家族门第。老妇人说：“你的外祖父，是不是姓吴？”王生说：“是的。”老妇人吃惊地说：“你是我的外甥！你母亲，是我妹妹。近年来因为家境贫寒，又没男孩子，于是致使相互之间消息阻隔。外甥长成这么大，还不认识。”王生说：“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找姨，匆忙当中忘了姓名。”老妇人说：“我姓秦，没有生育，只有一个小女儿，也是妾生的。她的母亲改嫁了，留下来给我抚养，人也不算愚钝；只是教育太少，喜嬉闹，不知道忧愁。过一会儿，叫她来拜见你认识你。”没有多久，婢女准备好了饭，鸡鸭又肥又大。老妇人不断地劝王生多吃，吃完饭后，婢女来收拾餐具。老妇人说：“叫宁姑来。”婢女答应着离开。过了不久，听到门外隐隐约有笑声。老女人又唤道：“！你的姨表兄在这里。”门外嗤嗤的笑声不止。婢女推着进门，还掩住自己的口，笑声不能遏止。老妇人瞪着眼睛说：“有客人在，嘻嘻哈哈，成什么样子！”忍住笑站着，王生向行揖礼。老妇人说：“这是王生，是你姨的儿子。一家人尚且互不相识，真是让人好笑。”王生

问：“妹子有多大年纪？”老妇人没有听清，王生又说了一遍。又笑起来，笑得俯下身子，头都没法抬起来。老妇人对王生说：“我说教育太少，由此可见了。年纪已经十六岁，呆呆傻傻像个婴儿。”王生说：“比我小一岁。”老妇人说：“外甥已经十七岁了，莫非是庚午子出生，属马的？”王生点头说是。又问：“外甥媳妇是谁？”王生回答说：“还没有。”老妇人说：“像外甥这样的才貌，怎么十七岁还没有聘定妻室呢？也还没有婆家，你两人非常相匹配，可惜因为是内亲有隔碍。”王生没作声，眼睛注视着，一动也不动，根本无暇看别的地方。婢女向小声说：“眼光灼灼，贼的样子没有改变。”又大笑，回过头对婢女说：“去看看碧桃花开了没有？”赶快站起来，用袖子掩住口，用细碎急促的步子走出门。到了门外，才纵声大笑。老妇人也起身，叫女仆铺设被褥，为王生安排住的地方，说：“外甥来这儿不容易，应当留住三五天，慢慢再送你回去。如果嫌幽闷，房屋后面有小园可供你消遣，也有书可供长读。”

第二天，王生到房子后面，果然有半亩大的园，细草如毡铺在地上，杨花朵朵散落在小径上。有草房三间，花树四面环绕着草舍。王生穿过花丛，慢步行走，突然听到树上有沙沙的声音，仰头看，原来是在树上。看见王生来，狂笑起来，几乎要从树上掉下来。王生说：“不要这样！要掉下来了。”一边从树上下来一边笑，笑不能止，将要到地上的时候，一失手，掉下来了，笑声才止住。王生扶着，暗中捏她的手腕，的笑声又起，靠着树不能止，很久才停下来。王生等她笑声停下来，才拿出袖中藏的梅花给她看。晏宁接过花来说：“花枯了，为什么留着它？”王生说：“这是上元节时妹子留下来的，所以留着它。”说：“留它有什么用意？”王生说：“用以表示爱你不忘你。从上元节和你相遇，天天思念以致生病，自以为要死了，没想到能再见到你的面容，希望你怜悯我这一片痴情。”说：“这是很小的事情，既是亲戚还有什么吝啬，等兄长走的时候，将唤老奴来，在园中折一大捆花背着

送你。”王生说：“妹子太傻了。”说：“怎么就是傻？”王生说：“我不是爱花，是爱拿花的人。”说：“本来就有亲戚之情，爱还要说什么？”王生说：“我所说的爱，不是那种亲戚之间的爱，而是夫妻间的爱。”说：“有区别吗？王生说：“夜晚同床共枕啊。”晏宁低头想了很久，说：“我不习惯与不熟悉的人一起睡觉。”话还没说完，婢女暗中来到，王生急急忙忙地走开。不一会儿，在老妇人那儿会面，老妇人问：“去了哪里？”回答在园中说话。老妇人说：“饭熟已经很久了，有什么长话，琐琐碎碎到这个样子？”说：“大哥想要和我同睡。”话还没说完，王生十分窘迫，急忙用眼睛瞪着，微笑着停了下来。幸好老妇人没听见，还是絮絮叨叨地盘詰着。王生赶快用别的话掩饰过去，就小声地责备晏宁。说：“刚才这话不应当说吗？”王生说：“这是背着人说的话。”说：“背着别人，难道能背着老母？况且睡觉原本是家常事，为什么要背人。”王生怨怪的傻，但没有办法使她领悟自己的话。

饭刚吃完，王生家中人牵了两头驴来找王生。这以前，王母等王生很久不回家，开始怀疑。到村中寻找，竟然没有一定踪迹，就去询问吴生。吴生记起以前说的假话，就让王母到西南山中去寻找。一头经历几个村庄，才到这地方。王生出门，恰好遇见找自己的人。于是就进去告知老妇人，并且请让和自己一同回去。老妇人高兴地说：“我有这个愿望，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只是我老弱的身躯不能去远处，外甥能带妹子去，认识阿姨，非常好。”就呼叫，笑着来了。老妇人说：“有什么喜事，笑起来就不停？你假若不笑，将会成为一个完好的人。”就故意鼓起眼睛。老妇人就说道：“大哥想要同你一起离开，你可以就去整理行装。”又用酒食招待王生家中人，才送他们出门，说：“你姨家田产丰裕，能养很多人。到了他们那儿将不要回来，稍微学些诗，学些礼，也好将来事奉公公婆婆。就烦阿姨为你选择一个好的配偶。”王生等人于是出发。走到山坳回头看，还隐约看见老妇人靠着门朝北

望。

回到家中，王母看见非常漂亮，惊奇地问是什么人。王生回答是姨表妹。王母说：“以前吴生和你说的，是哄骗你。我没有妹妹，从哪里得到外甥女？”于是问，回答说：“我不是这个母亲生的。父亲姓秦，死的时候，我还在襁褓中，记不起那时的事。”王母说：“我有一个姐姐嫁给姓秦的人，倒是确实的。但她死了很久，怎么能又活过来？”于是细问老妇人的面目特征和脸上的黑痣，都完全和那姐姐的特征符合。王母又疑惑地说：“这倒是我姐姐，但是已死多年，怎么能又活过来？”正在疑惑的时候，吴生来了，回避进入内室。吴生询问知道了情况，迷迷糊糊地想了很久。忽然说：“这个女子名叫吗？”王生肯定了，吴生急忙说是怪事。问他怎么知道的名字，吴生说：“嫁到秦家的姑姑去世后，姑夫一个人独居，被狐妖所迷惑，害虚症而死。狐妖生下一个女儿，名叫，还用包被包着躺在床上，家中人都见过她。姑夫死后，狐妖通时常来。后来家中求得道士的符咒贴在壁上，狐妖才带着女儿离去。莫非这就是那个女儿吗？”大家正在疑信参半的时候，忽然只听到室内传出哧哧的声音，都是的笑声。王母说：“这女子也太憨。”吴生请求和她见面。王母进入内室，笑声正浓不顾母命。王母催促她出去见吴生，她才极力忍住笑，又面对墙壁呆了一会，才从内室出来。刚刚行完拜礼，又转身急忙进入内室，放声大笑。在屋子里的妇女，都被她逗笑了。

吴生请求让自己去家看看有什么奇异的地方，顺便为王生、作媒。找到那村庄所在的地方，全无房屋，只有零落的山花而已。吴生记起姑姑埋葬的地方，好像离这儿不远，但是坟墓已经被荒草埋没，没有根据可以辨认，于是诧异惊叹地返回去。王母怀疑是鬼，进去把吴生看到的情况告诉，一点儿也不害怕；王母又体恤没有家，也一点儿没有悲伤的意思，嗤嗤地憨笑而已。没有人能猜到她的心意。王母叫小女儿和同起同住，清晨就来请安。会操持女工，手艺精巧，无人能比。只是喜欢笑，即使禁止她笑也不能止住。但她

笑起来非常好看，虽然有些随意但不损害她容貌的美好，人们都乐于见到她笑。邻人家的女孩、年青的妇人，争着和她来往。王母挑选吉日将为她和王生举办婚礼，但终究害怕她是鬼。暗中在太阳底下察看，她的身影又和常人没什么两样。

到行婚礼的这一天，人们让穿上华丽的服装行新嫁妇的礼仪，笑得非常厉害，以致不能抬头弯腰，于是只好作罢。王生因为她憨傻，担心她泄漏房中隐秘的事情，但却深藏这秘密，不肯说一句。每次遇上王母忧愁或是发怒，来了，笑一笑就会解忧息怒。奴婢有小的过错，害怕遭到鞭打，往往求到王母处去和王母说话，有罪的奴婢这时来求见，常常得以免罚。而爱花成癖，在亲戚中到处寻找好花来栽种，并且私下典支金钗，重价购求纯种来种植，几个月后，台阶路旁藩篱旁边，处处都种了花。王家庭后有木香一株，攀援满架，与两边邻家相近。常常攀登架上，摘花赏玩，或是簪在头发上。王母有时遇见，就会呵斥她，最终还是没有改掉这爱好。有一天，西邻的青年看见她，注视出神，心驰神往，不躲开，只是笑。西邻的青年人认为此女已有意于自己，心意更加没有约束。指着墙底，笑着从架上下来。两邻的青年人认为她是指示约会的地方，非常高兴。到晚上赶过去，果然在那儿。于是靠过去就行淫乱，而自己的下身像是受到锥子刺，痛彻于心，大叫着倒了下来。仔细一看，并不，原来是一段枯木倒卧在墙边，他交接的地方是枯木上水滴出来的一个洞。西邻老父听到叫声，急忙跑过来细问，西邻青年只是呻吟而不说话。妻子来，才把实情告诉妻子。点着火把照看那个水淋洞，看到洞中有个巨大的蝎子，像小的螃蟹那么大。西邻老父砍碎枯木，捉住蝎子杀死了。把儿子背回家半夜就死了。西邻老父就把王生告到官府，告发的妖异行为。县官一向仰慕王生的才气，熟知王生是笃行正道的士人，说西邻老父是诬告，将要杖责西邻老父。王生代他乞求才免于受杖责，于是把他放回去。王母对说：“憨狂到这样子，早知道过于高兴就隐伏着忧虑。县官神明，幸好不牵

累我们；假如碰上糊涂官，一定传唤妇女到公堂对质，我儿还有什么面目见家乡的人？”脸色严肃，发誓不再笑。王母说：“没有人不笑，只是应当有一定的时候。”但从此竟然不再笑，即使故意逗她，也终不会笑；但是整天未曾看到她有忧戚的神色。

有一天晚上，对着王生落泪。王生对此感到奇怪。哽咽着说：“以前因为跟从你的日子短，说出来怕引起你们害怕惊异；现在看婆母和你，都十分关爱我，没有异心，把实情告诉你恐怕无妨吧。我本来是狐生的。母亲临离开的时候，把我托给鬼母，我和鬼父相依十余年，才有今天。我又没有兄弟，依靠的只有你。老母在山坳里孤寂独处，没有人同情她让她和丈夫合葬，在九泉之下常常为此伤心怨恨。你假如不怕麻烦不惜资费给她改葬，使地下的人消除这怨痛，也希望以后生养女儿的人不忍心溺死或遗弃。”王生答应了她，但是担心坟墓被荒草遮掩。只说：“不用担忧。”夫妻二人选定日子，用舆装着棺材去山中。在荒草杂木中，指示墓的位置，果然从中找到老妇人的尸身，皮肉还留存。拍着尸身哀痛地哭。装入棺材抬回来，找到秦氏姨父的墓合葬。这天夜晚，王生梦见老妇人来道谢，醒过来向陈述这事。说：“我夜晚见到了鬼母，她嘱咐我不要惊吓了你。”王生怪她不挽留鬼母，说：“她是鬼，活人多，阳气盛，她哪里能久留？”王生问小荣，说：“这也是狐，最狡黠。狐母把她留下来照看我。常常取来果饵喂着我，所以非常感激她，对她的思念常常记挂在心中。昨天问鬼母，说她已经嫁了人。”从此，每年寒食节，夫妻二人到秦氏姨父墓地拜扫，从不间断。过了一年，生了一个儿子，在襁褓中，就不畏惧生人，见人就笑，也大有母亲的风范。

异史氏曰：“看她嗤嗤憨笑，好像是全无心肝的人；但是那墙下的恶作剧，她的狡黠又有谁比得上！至于她凄告地眷恋鬼母，笑改变为哭，我们的恐怕是用笑隐藏真实情感的人啊。我听说山中有种草，叫做‘笑矣乎’，嗅嗅这种草，就会笑而不止。房中种有一株‘笑矣乎’，那么合欢草、忘忧草

就都没有价值，相形逊色了；至于像杨贵妃那样的‘解语花’，就要嫌她扭捏作态了。”